

詩經語譯

卷上

MG
I222.2

陳子展著

詩經語譯卷上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3 1772 9398 6

詩經語譯序

一

爲什麼要翻譯詩經呢？

這一個問題我自己還沒有提出，已經有一位署名少問的，不嫌多問，他替我提出了，又替我解決了。

記得那是今年三月的時候，我把國風試譯了幾篇，寄給申報自由談發表，隨後還寄給林語堂先生主編的人間世發表，這位少問先生就做了一篇爲文章而文章的文章，刊在上海大美晚報。他說：

詩經語譯序

一

大約是從去年開始的吧，極左和極右這兩派思想在中國文化界的衝突就日漸尖銳了起來。這中間原來既不屬左也不屬右的「第三種人」當然早就表示了超然的態度，就是那些直接參加這個衝突的，文人也因為種種關係而不得不在文章中減少甚至完全消去自己固有的色彩了，於是不左不右的文章便幾乎獨據了整個的中國文壇。這種不左不右的文章底形式雖然有幽默的、諷刺的、正經的、長的、短的之不同，但其實質卻是一樣，那便是迴避現實。因為只有迴避現實，才不致與左邊和右邊發生直接的衝突呀！迴避了現實之後的文人當然還要繼續寫文章，否則便不能解決肚子問題。但是寫什麼呢？首先是談女人，其次是寫風景和天氣；如果女人談得太多了，風景和天氣也不能寫了，那便開始講俏皮話，去引誘那些貴婦人的暗笑；或者翻譯古書，譬如詩經之類，以顯示自己底喜故厭新。這樣，既不涉及國家大事，又不關係生存競爭，而文章却是一批一批地產生了，文人的地位依然可以保存，肚子問題也就隨之解決，豈不妙哉……

不多幾時，這位少問先生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一篇難爲了編輯先生的文章。他

說：

一般依事實文章生活的文人當然是很注意編輯先生的態度的。因為許多編輯先生採取了不左不右的態度，所以許多文人也就著起不左不右的文章來了。於是考古、談女人、說俏皮話、翻譯詩經、寫遊記、弄小詩，——所有這類不左不右的文章，便成爲了一九三四年最摩登的文章樣式。

這些不左不右的文章之特點，當然是在超越現實。因爲只有不談現實的問題，只有遠遠地離開現實，才不致於與左右兩極端的思想發生正面衝突。

少問先生這兩篇文章雖然不是專爲我一個人寫的，可是他把翻譯詩經看做談女人、說俏皮話、寫遊記、弄小詩、考古等等一類，他以爲同樣是迴避現實、或超越現實、不左不右的文章，這是一九三四年最摩登的文章樣式。他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我以爲他說到別人，或許完全是對的；說到我，我就要不很鄭重的聲明一點異議了。

那麼，我爲什麼要翻譯詩經呢？

詩經語譯序

在我有一個偶然的突發的原因。記得是今年三月初頭的一天，我獨自步行到霞飛路生活書店、商務印書館分店去看有沒有新書，順便溜進女子書店，看到了陳漱琴女士編的薄薄一本詩經情詩今譯。在這本書裏面，除了陳女士自己翻譯的八篇以外，她還搜集了劉大白、顧頡剛、魏建功、鍾敬文、汪靜之、儲皖峯諸先生的譯文二十五篇，合爲三十三篇，這當然要算是郭沫若先生卷耳集以後國內作家翻譯詩經的一部總集了，雖說篇數不多。

我把詩經情詩今譯翻看了一過，覺得這和卷耳集都是零星星選譯的，心裏忽然發生一個奇怪的想念道：「詩經怕是可以完全用如今口語來譯的，我爲什麼不把牠全部譯出呢？」

這就是直接引起我來翻譯詩經的一個原因。

自然，少問先生說我是和其他的所謂「第三種人」一樣，爲了「遠遠地離開現

實，「纔來翻譯詩經，我並不說他完全不對，不過在我當時是不自覺的。何況我的平日做學問的經歷，以及目前的生活境遇等等，都有湊成我來翻譯這部書的可能。不過少問先生不曾過問到這些，自然也有可原諒的地方！

一

詩經是不是值得翻譯，需要翻譯？翻譯牠的目的在那裏？

關於這樣的問題，我想先把他人的意見引到這裏，然後再說一說自己的意見。郭沫若先生的卷耳集序說：

我國的民族原來是極自由極優美的民族，可惜束縛在幾千年禮教的桎梏之下，簡直成了一頭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憐，可憐！可憐我最早的優美的平民文學也早變成了化石。我要向這化石中吹噓些生命進去，我想把這木乃伊的死象變活轉來，這也是我譯這幾十首詩的最終目的，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

野心。

原來郭先生是反禮教的，所以他纔選譯國風裏「男女間相愛戀的情歌」；他是反封建的，所以他纔選譯這「最古的優美的平民文學」。至於他想藉着他選譯的四十首詩，就可把我們這個好像沒有生氣了的民族復活起來，他的「野心」也就算是「不小了罷！」再有顧頡剛先生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國風中的詩篇所以值得翻譯，爲的是有真性情。這些詩和唐人的絕句，宋人的詞，近代的民間小曲，雖避辭有工拙的不同，而敢於赤裸裸地抒寫情感則無異。中華民族的文化苦於禮法的成分太重，而情感的成分太少，似乎中庸而實是無非無刺的鄉愿，似乎和平而實是麻木不仁的病夫。我們要救起我們的民族，首須激起其情感，使在快樂時敢於快樂，悲哀時敢於悲哀，打破假中庸假和平等毒害我們的民族。最集中最深入的是男女之情，故以打破宗法的家族制度下的障壁爲第一義。這些吐露真性情的詩篇，使人讀了發生共鳴，感覺其可寶貴，從而想到自己性情的可寶貴，就是打破這種遏抑自然的障壁的好工具。

在反封建的一點上，顧先生的意見似乎和郭先生差不多。顧先生反對舊文化，尤其是舊道德，所以他以為翻譯那有真性情的國風，叫人讀了，發生共鳴，激起情感，可以從禮法的枷鎖裏解放出來，這也是救起我們民族的一個法子。可惜顧先生不像郭沫若先生一樣有一點「野心」，自己動手把詩經多翻譯幾篇，僅翻譯一兩篇，未必於救起民族有功的！又陸侃如先生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詩經之需要翻譯，是無容討論的。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古的傑作，用的是三千年前的白話。我們生

在三千年後，要去了解和欣賞原文，那是古文學專家的事。要使這些古詩公之大衆，假非譯成今語不爲功。

陸先生是專從文學上立論的。他以為要使現代的大衆都能够讀得懂詩經，就非翻成現代的白話不可。但現代的大衆是否都有讀詩經的必要？陸先生似乎沒有想到這一層。

現在，我要把這部詩經整個兒翻譯出來了。不是幻想把牠譯出以後，對於挽救國

家或復興民族以及對於世道人心之類有什麼幫助，也不是妄想大衆都能夠讀牠，或作爲青年必讀書，我只盡我最善之力，儘可能地使用比較接近大衆的語言文字，翻譯一部上古的詩歌總集，決不故意摹倣外國語法，也不存心誇耀古典詞藻，但要看看純粹的白話是不是可以創作詩歌，先由我這個沒有創作天才的凡人，從翻譯古詩來實驗實驗。自然，三千年以前的詩歌，無論牠在當時用的是雅言是俗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意識，以及當時當地所有的自然物和人工的器物，雖是用了現代的大衆語勉強譯出，未必現代的人都能夠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因此就可作爲大衆的詩歌。那麼，我的這個工作究竟會有若干成功呢？連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把握。僅就國風一百六十篇來說，倘若賢明的讀者認爲我的譯文也有一兩篇甚至只有一兩句可以勉強算得像樣，一定是比較接近大衆的話語，那是無疑的！不過我們提出大衆語問題是今年六月半間的事，我的詩經語譯快要完工，不曾嚴格遵守大衆語的條件，那也是當然的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你把詩經翻譯出來，對於讀原文不懂的人有不少的幫助。」我是不會抱有這種奢望的。本來我的譯文爲了想要顧到忠實於原文的關係，有時沒有辦法，像是一種有韻的注釋，和王逸的楚辭章句一樣，不能說這於讀原文不懂的朋友沒有一點用處，不過這用處也就有限得很。你看從毛公以來，詩經的注釋不知有若干家了，關於詩經的著作不知有幾屋子，至今看起來，究竟有那一家最對，又最滿人意呢？難怪胡適之先生要發憤做一部詩經新解，然而「善於做上卷書」的胡先生，恐怕至今這部書還沒有做好上部。而且他老先生是自己承認有「歷史癖」，「考據癖」的人，「談談詩經」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可是他的朋友周作人先生竟禁不住要說他「太新」、「武斷」、「大膽」。前人說過「詩無達詁」，這話不錯，我以爲不僅詩經如此，凡詩都可作如是觀，字面解釋只是皮毛，要真切地了解一首詩，須憑各個讀者各個一瞬間的直覺和感興。一首詩果然能够引起讀者的直覺和感興，一定這詩

的本身具有訴於人的情感之力。情感是瞬間的，容易消失的，常有變化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甚至連自己做的詩，過了一些時候，每讀一回，就可有一回不同的感覺。這樣說來，詩的注釋，詩的翻譯，壓根兒就是不必有的事，真像嚼飯嚼人，自己固然嚼不飽，人家嚼你嚼過的東西，要惹出一場惡吐，那也是可以發生的事了。

記得好幾年以前，顧頡剛先生爲了要掃除從漢朝以來詩經學者的胡鬧瞎說，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瞎子斷扁的一例——靜女」。自然，僅就「靜女」一篇而說，漢朝經師所下的解釋，就本有迂謬難通之處。所以顧先生要說：

我們現在評鑿漢代的經學，並不是要自命不凡，標新立異，也不是爲時勢所趨，疑經蔑古，卽成通人；實因我們有眼睛而他們沒有眼睛，我們有理性而他們沒有理性，所以他們可以盲目盲心的隨意亂斷，而我們不能如此。

自從顧先生在學術上放了這樣一個大礮之後，引起了一場關於靜女的論戰。就

古史辨第三冊裏收輯的文獻而論，參加這個討論的學者至十人之多，往復討論的時期延長至四五年之久，討論的文字將近十萬言，似乎還沒有一個定論；又靜女這篇的譯文，至今怕在十篇以上罷，也似乎還沒有一篇人人點頭，個個心服的定譯。僅僅解釋和翻譯詩經裡面的一篇就够這麼麻煩，倘若要把詩經三百篇通通註釋譯出，這工作的麻煩可想而知；而且自己這樣麻煩透了之後，一定還有人家來和你麻煩也可想而知；「瞎子斷扁」，怕是永遠這麼繼續下去的罷；因此，我也就不妨把詩經全部譯了。

三

我要說到翻譯詩經的方法了。

我很慚愧的，無論國家社會，連我自己也沒有給自己一個讀通一種外國文的機會，而且平日閱讀他人翻譯外國人的東西極少，因此不曾接觸過關於翻譯的問題。

如今我在翻譯詩經了，究竟用怎樣的一種方法呢？

好在翻譯詩經而且出過小冊子的，最先有郭沫若先生，稍後有陳漱琴女士，他們已經把自己的翻譯方法告訴給人，我就不妨從他們學一點乖。郭先生的卷耳集序道：

我對於各詩的解釋是很大膽的。所有一切古代的傳統的解釋，除略供參考之外，我是純依我一人的直觀，直接在各詩中去追求他的生命……

我譯經的方法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我譯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譯詩定要限於直譯。太玄兒把他自己的詩從本加兒語譯成英文，在他園丁集的短序上說過：

「這些譯品不必是字字直譯，原文有時有被省略處，有時有被義釋處。」

他這種譯法，我覺得是譯詩的正宗。我這幾十首譯詩，我承認是受了園丁集的暗示。

郭先生純依個人的直觀去領會詩意，主張自由意譯的方法，這當然不算怎麼錯。因為便是有人自己做一首詩，再由他自己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譯出來，也未必能夠純

粹逐字逐句的直譯，和原文的字句或意思一點也沒有出入的。至於郭先生運用他的意譯方法有沒有做得最好的地步，我想他自己會比別人更要知道清楚一些，似乎他人不好說得。

只有陳漱琴女士可對郭先生不甚客氣了。她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我歷歷兒不喜歡「臆譯」的詩歌，還空添上了許多廢話。我更不喜歡毫無韻味的詩，竟直和散文沒有分別。同時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卷耳集，也還有些不滿意的地方：

- (一) 語句間的增減，如女曰鷓鳴，鷓鳴，東方之日之類，雖然他自序說過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
- (二) 把一些搖曳生姿的「興」詩，改譯成質直的索然寡味的「賦」詩。如野有死麕之類，因此我的譯法是尊重直譯的，除非萬不得已時，採取一點意譯。

- (三) 韻律本是詩歌的要素，自詩體解放以後，韻律的形式完全打破了，在我譯詩的句尾大半還保留一點自然音節。

陳女士批評郭先生譯文的地方也許不算怎麼錯，可惜她自己祇譯得八篇。郭先生已譯，陳女士重譯的佔了六篇，或許爲了她的方法更好的緣故，譯文更要勝過郭先生譯的罷。至於郭先生所譯，最被陳女士指摘的野有死麕一篇，說是「搖曳生姿的」與「詩，改譯成價值的索然寡味的『賦』詩。」不知道她爲什麼沒有重譯，不然，我們倒可以從她看一看「與」詩究竟要怎樣譯法了。

現在，我要說到我自己關於翻譯詩經的意見和經過。

郭先生偏重意譯的方法，陳女士偏重直譯的方法，我用的又是那一種方法呢？老實說，他們說的方法都對，我都很佩服，可惜我沒有本領充分運用這兩種方法的一種，使我的譯文能夠自己滿意，並使一切的才子佳人文豪學者看了也都滿意。記得有一個朋友說起話來，兩眼朝天，鼻孔嗤嗤地響，滿口的甲也低能，乙也低能。我只老實告訴他，我是無能，因爲所謂「低能兒」還是有能，不過低而已矣。倘若我是大言不慚地自

誇天才，我就會拿出一點偉大的創作給人家賞識賞識，不會想到翻譯，便是翻譯，也只作爲副業，而且決不翻譯一點本國的古書，會要翻譯幾種外國名著，盡一盡介紹西洋文學的責任，以報答國帑、家產，或是個人團體的資助，給我一個有外國文學素養的機會。倘若真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而又願意降格屈譯古文學，像這部詩經，當然要把所有一切古代的傳統的解釋通通踹在腳板底下，不妨別創新解，自成一家，意譯的方法就頂用得着了。倘若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翻譯詩經這樣的書，當然要把關於詩經學各派各種的著述通通搜集起來；要把各派詩經學家關於詩經的見解、訓詁、音韻、校勘各方面已經得到的結果，通通參考研究一過，這樣，無論他專用一派的學說，兼採衆家的長處，都有什麼不可，於是字字有來歷，句句有根據，逐字逐句的直譯方法就頂好用了。

我不是一個生而知之的天才詩人，也不是一個淵博絕倫的詩經學者，我只是

個無能的人，愛讀詩經的人。我來翻譯詩經，未嘗不想十分忠實的直譯；直譯沒有辦法，未嘗不想非常自由的意譯；意譯沒有辦法，爲了要全部譯出的關係，只得採取沒有辦法的辦法了。好在詩經是一部中國書，同是中國人，大家都可對照古本去讀；因此，我的譯文既不會妨礙古本，也不會貽誤今人，這是我可以睡得落枕的。

總而言之，除非他根本認定翻譯詩經不可能，或者認定詩經沒有翻譯的必要；我抱有一個非分的希望，希望有天才的詩人，或是淵博的學者，嚴酷的批評家，乃至一個賢明的讀者，對於我的譯文非常失望、不滿，甚至深惡痛絕，拉雜摧燒，當風揚灰，然後他自己發憤重譯一過，至少改譯幾篇給大家看看，我雖至愚不肖，起碼的虛心是有的，我當然誠誠懇懇，虛心採納，爲了學術的尊嚴，這並不算是我的一種恥辱，我是知道的。而且我實在抱有一個極其誠懇的希望，希望有人能夠很嚴肅的指出一字之差，一句之誤，做我的嚴師益友。倘若他超出了這個範圍，這樣的人別有用心，就值不得理會了！

至於有人讀了我的這部詩經語譯，覺得其中偶然有一字一句可取的地方，不免恭維幾句，我除了誠惶誠恐，且感且愧之外，還得鄭重聲明一番，這種可取的地方也不是我的好處，恐怕是從古人著述裏面得來的，不敢掠美。因為二十年以前，我會讀過朱子詩經集傳，以及毛傳、鄭箋、孔疏；後來又從兌園、徐氏和風樹亭、易氏借讀過陳啓源、陳奂、馬瑞辰關於毛詩的著述；魏源、陳喬樞、王先謙關於齊魯韓三家遺說的著述。此外，崔述、東壁遺書、王引之之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對於詩經有關的部分，我也曾留意過。不過在這上面舉出的書，目前除了從字紙篋中拾得一部朱子集傳殘本以外，其餘都不會擺在案頭，以便參考，這是無可如何的。還有最被胡適之先生稱道的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本來是容易得到的書，我卻至今懶得去看，並去採取他們一點什麼有用的見解；這在胡先生一流的學者，或許要替我引為遺憾了罷。反正世界上遺憾的事太多，一生都說不完，就在這裏停筆了！

詩經語譯序

一八

閒話小說，是爲序文。

譯者（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原載文學三卷二號）

詩經五詁譯卷上篇目

國風

周南

關雎
樛木

葛覃
蟋斯

卷耳
桃夭

兔置
汝墳

芣苢
麟之趾

漢廣

召南

鵲巢
采蘋

采芣
甘棠

草蟲
行露

羔羊
小星

殷其雷
江有汜

標有梅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詩經五詁譯 篇目

一四八

一三三

一

467638

邶

凱風
谷風

柏舟
日月

綠衣
終風

燕燕
擊鼓

新臺
泉水

北門
二子乘舟

北風

靜女

鄘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

柏舟
君子偕老

牆有茨

桑中

衛

河廣
有狐

淇奧
淇奥

考槃
竹竿

碩人
芄蘭

王

黍離
君子陽陽

君子于役

揚之水

— 一四八

— 一三一

— 一九八

中谷有蓷
采芣

大車

兔爰
丘中有麻

葛藟

—二七〇

鄭

清人
女曰雞鳴

羔裘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大叔于田

山有扶蘇
褰裳

丰

糞兮
東門之墀

狡童

風雨
出其東門

子衿

揚之水
野有蔓草

溱洧

—二〇八

齊

南山
敝芻

甫田
載驅

盧令
猗嗟

雞鳴
東方之日

還

著
東方未明

—二三八

詩經語譯

篇目

三

魏

碩鼠
十畝之閒

葛屨
園有桃

汾沮洳
陟岵
伐檀

唐

綈衣
無衣

蟋蟀
揚之水
杜之杜
有杜之杜

山有樞
羔裘

椒聊
鶉羽

秦

葛生
采芘

車鄰
蒹葭

駟騶
終南

小戎
黃鳥

陳

晨風
渭陽

無衣
權輿
宛丘
衡門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二九五

—二七一

—二四五

檜 曹 幽

東門之楊
月出

株林

羔裘
匪風

蟋蟀
下泉

七月
破斧

狼跋

墓門
澤陂

素冠

候人

鷓鴣
伐柯

防有鵲巢

隰有萋楚

鳩鳴

東山
九戩

一三三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五

詩經語譯

陳子展

國風一

周南一之一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詩經語譯

關關地叫的雎鳩，
正在河裏的沙洲。
你漂亮的小姐呵，

一

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好個大少爺的配偶。

二

參差不齊的荇菜，
總是隨水飄流。
你漂亮的小姐呵，
我做夢也在追求。
追求你不得，
我夢裏相思更切。
在這悠悠的長夜呀，
叫我翻來覆去如何睡得！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

詩經
語譯

參差不齊的荇菜，
總是隨人採起。
你漂亮的小姐呵，
給你彈一會兒琴增進友誼！

參差不齊的荇菜，
總是隨人揀著。
你漂亮的小姐呵，
給你聽一會兒音樂好快樂！

三

關雎 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

句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葛藤延長呀，
牽到山腰裏。
有個黃雀兒，
飛過葉子底。
落在小樹上，
喈喈地叫起。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
是刈是穫。
維絺維絡，
服之無斃。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詩經語譯

葛藤延長呀，
牽到山腰裏。
連葉割下來，
煮了做麻績。
織布有粗細，
穿了倒愜意。
我去告師姆，
就告就歸去。

薄汚我私，
薄澣我衣。
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葛覃 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稍爲洗一洗大衣，
稍爲刷一刷便服。
那件不洗那件洗，
探問爹媽到家裏。

舊說此爲詠后妃之詩。

採採卷耳菜，
半籃還不夠。
可憐我想他，

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

詩經語譯

放籃在大路：

『想登那個石堆，

馬兒病得太疲敝。

權且篩滿那金杯，

我想免得長憂慮！』

『想登那個高岡，

馬兒病得黑變黃。

權且篩滿牛角缸，

七

維以不永傷！

陟彼祖矣，

我馬瘠矣！

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吁一作吁）

卷耳 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

『我想免得長憂傷！』

『要登那個小的石山了，

我的馬兒累得不堪了！

我的僕人也提腳爲難了！

叫我怎能够遠望鄉關了？』

南山裏不成材的歪樹，

葛藟纍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

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

偏有葛藤攀附牠。

快樂啲公子少爺，

偏有幸福安慰他。

南山裏不成材的歪樹，

偏有葛藤光顧牠。

快樂啲公子少爺，

偏有幸福幫助他。

南山裏不成材的歪樹，

葛藟榮之。

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 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

誅誅兮。

宜爾子孫，

振振兮。

偏有葛藟橫纏牠。

快樂啲公子少爺，

偏有幸福成全他。

蝗蟲的翅膀，

多得真够啦。

祝福你的子孫，

仁愛忠厚啦。

螽斯羽，
薨薨兮。
宜爾子孫，
繩繩兮。

螽斯羽，
揖揖兮。
宜爾子孫，
蛰蛰兮。

詩經語譯

蝗蟲的翅膀，
飛得紛紛啦。
祝福你的子孫，
正正經經啦。

蝗蟲的翅膀，
一同會聚啦。
祝福你的子孫，
一團和氣啦。

一一

蠡斯 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蕢其實。

好苗條的桃枝，
開著紅灼灼的花。
你出嫁的姑娘哟，
祝福你美滿的室家！

好苗條的桃枝，
結著纍纍的果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

桃夭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你出嫁的姑娘哟，
祝福你美滿的家室！

好苗條的桃枝，
葉兒正密密叢叢。
你出嫁的姑娘哟，
祝福你美滿的家人！

肅肅兔置，

椽之丁丁。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肅肅兔置，

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

公侯好仇。

嚴密的圍著打兔網，

打幾個樁兒丁東丁。

像這樣強壯的武士，

也許做國人的小兵。

嚴密的圍著打兔網，

一直牽連到了大路。

像這樣強壯的武士，

也許做國人的幫手。

肅肅兔置，
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兔置 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詩經語譯

嚴密的圍著打兔網，
一直牽連到了樹林。
像這樣強壯的武士，
也許做國人的腹心。

採採車前草，
隨輿就採了牠。
採採車前草，

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

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

隨便就有了牠。

採採車前草，

便連根兒掇起牠。

採採車前草，

便連子兒捋取牠。

採採車前草，

便把衣角來包牠。

採採車前草，

薄言顧之。

采芣 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詩經語譯

便把衣帶繫牢牠。

南山裏有高樹，
我們卻不配休息。
漢水邊有遊女，
我們卻不配婚娶。
漢水太寬了，
赤身泅不過呀！

一七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江水太長了，
木筏浮不過呀！

柴草裏有高高的材料，
我們割下了荊條。
這位小姐出嫁了，
我們替她餵馬料。
漢水太寬了，
赤身泅不過呀！
江水太長了，

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
言刈其萑。
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詩經語譯

木鐸浮不過呀！

柴草裏有高高的材料，
我們割下了萑蒿。
這位小姐出嫁啦，
我們替她餵馬料。
漢水太寬了，
赤身泅不過呀！
江水太長了，
木鐸浮不過呀！

一九

漢廣 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
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

沿著汝水長堤，
砍伐大樹枝條。
看不見意中人，
好像餓得難熬！
沿著汝水長堤，
砍伐大樹新枝。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魴魚頰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汝墳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釋

看見了意中人，
幸喜離婚不提！

「鰯魚傷了現紅尾，
皇家遭難像燒燬。
雖則遭難像燒燬，
爺娘至親須顧慮！」

麟之趾，

振振公子。

吁嗟麟兮！

麟之定，

振振公姓。

吁嗟麟兮！

麟之角，

振振公族。

不會踐踏生物的是麒麟的蹄趾，

溫和仁愛的是我們的公子。

麒麟呵麒麟！

不會觸物的是麒麟的額兒，

溫和仁愛的是我們的少爺。

麒麟呵麒麟！

不會鬥人的是麒麟的那隻角，

溫和仁愛的是我們的貴族。

吁嗟麟兮！

麒麟呵麒麟！

麟之趾 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一之二

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

喜鵲造了窠巢，
布穀公然佔住。

詩經語譯

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
維鳩方之。
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
維鳩盈之。

這位小姐出嫁，
百輛大車迎護。

喜鵲造了窠巢，
布穀公然佔有。
這位小姐出嫁，
百輛大車迎候。

喜鵲造了窠巢，
布穀公然佔夠。

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鵲巢 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蘋？
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這位小姐出嫁，
百輛大車成就。

那裏採白蒿？
小洲和大池。
那裏要用牠？
公侯的祭祀。

于以采芣？

于澗之中。

于以用之？

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

薄言旋歸。

那裏採白蒿？

溪澗的水中。

那裏要用牠？

公侯的廟宮。

首飾弄得端整，

早晚都要辦公。

首飾弄得媽媽，

大約會要歸去。

采芣 三章章四句

嘒嘒草蟲，
趨趨阜螽。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

詩經語譯

舊說此爲詠諸侯夫人奉祭祀之詩。

叫叫叫的草蟲，
跳跳跳的蚱蜢。
看不見意中人，
不免憂心煩悶。
也就既然看見，
也就既然會面，
這纔叫我放心。

二七

詩經語譯

陟彼南山，

言采其蕨。

未見君子，

憂心惓惓。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

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

爬登那座南山，

便採野菜新蕨。

看不見意中人，

不免憂心忐忑。

也就既然看見，

也就既然會面，

我的心裏喜悅。

爬登那座南山，

便採野菜嫩薇。

未見君子，
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
我心則夷。

草蟲 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

詩經語譯

看不見意中人，
我的心裏傷悲。
也就既然看見，
也就既然會面，
我纔心境平夷。

那裏採浮蘋？
南澗的水濱。

二九

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那裏採水藻？

積水的塘坳。

把什麼盛牠？

有方的籃、圓的籬。

把什麼煮牠？

用有腳的鑪、沒腳的鍋。

那裏去祭祀？

家廟的窗前。

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采蘋 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詩經語譯

誰人來主祭？
少奶奶頂誠虔。

舊說此爲賦大夫妻能奉祭祀之詩。

這一株小小的甘棠，
我們不要剪不要傷，
召伯在這裏住過茅房。

這一株小小的甘棠，

三一

勿翦勿敗，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斨，
召伯所說。

甘棠 三章章三句

我們不要剪不要折，
召伯在這裏一時休歇。

這一株小小的甘棠，
我們不要剪不要歪斜，
召伯在這裏停過車馬。

舊說此爲美召伯之詩。召伯循行南國，以
布文王之政，故詩人美之。

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
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

詩經語譯

路上有了潮濕的露。
難道還不知道日夜？
休怪走起來有許多的露！

那個說雀子沒有角？
爲什麼鑽穿了我的屋？
那個說你沒有家主婆？
爲什麼使我坐監獄？
雖然使我坐監獄，
想我做老婆你太不夠！

三三

誰謂鼠無牙？

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

那個說老鼠沒有牙？

爲什麼我的牆上穿了洞？

那個說你沒有家老婆？

爲什麼使我鬧訴訟？

雖然使我鬧訴訟，

想我做老婆我也不從！

行露 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

句

羔羊之皮，
素絲五純。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
素絲五緘。
委蛇委蛇，
自公退食。

詩經 譯

他有羔羊皮袍，
像白絲一樣的五條。
回家喫飯退衙，
好不逍遙逍遙。

他有羔羊皮面，
像白絲一樣的五件。
好不逍遙逍遙，
退衙回家喫飯。

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

羔羊 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
在南山之陽。

他有羔羊大褂，
像白絲一樣的五把。
好不逍遙逍遙，
回家喫飯退衙。

殷殷響的雷聲，
落在南山之南。

何斯違斯，
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殷其雷，
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
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

詩經語釋

怎麼他離此地，
忙得不敢貪頑？
我老實的人兒，
歸來呀歸來！

殷殷響的雷聲，
落在南山之側。
怎麼他離此地，
忙得不敢休息？
我老實的人兒，

三七

歸哉歸哉！

殷其雷，

在南山之下。」

何斯違斯，

莫或遑處？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殷其雷 三章章六句

歸來呀歸來！

殷殷響的雷聲，

落在南山之下。

怎麼他離此地，

忙得不敢請假。

我老實的人兒，

歸來呀歸來！

標有梅，
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標有梅，
其實三兮。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

詩經語譯

梅子快要落完，
如今只剩七個。
找個如意郎君，
青春不可錯過！

梅子快要落完，
如今只剩三個。
找個如意郎君，
現在還算不錯！

三九

標有梅，
頃筐堅之。
求我庶士，
迨其謂之！

標有梅 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

梅子快要落完，
偏著籃兒拾起。
找個如意郎君，
還待自己說起！

那微光的小星，
有三五個在東。

肅肅宵征，
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擘彼小星，
維參與昴。
肅肅宵征，
抱衾與裯。
寔命不猶！

大黑夜裏也要出行，
不論早晚都要辦公。
寔在是命運不同！

那微光的小星，
有兩個叫參與昴。
大黑夜裏也要出行，
被頭帳子一起都抱。
實是在是命運不好！

小星 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
之子歸，
不我以。
不我以，
其後也悔！

江有渚。
之子歸，

大江裏有回流的急水。
你出嫁的姑娘，
給我一個不理。
給我一個不理，
也許將來你得後悔！

大江裏有洲一樣的灘。
你出嫁的姑娘，

不我與。
不我與，
其後也處！

江有沱。
之子歸，
不我過。
不我過，
其嘯也歌！

詩經語譯

給我一個難堪。
給我一個難堪，
也許將來我倆同頑！

大江裏容得支流別派，
你出嫁的姑娘，
給我一個不睬。
給我一個不睬，
只好唱個歌兒寬解！

江有汜 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林有樛櫨。
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

野外有匹死獐，
用著白茅打包。
有個女郎賣俏，
漂亮少年釘梢。

樹林裏有小木。
野外有匹死鹿，
用著白茅捆束。

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悅兮！

無使彪也吠！

野有死麇 三章二章章四句

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

詩經語譯

女郎漂亮十足。

『你慢慢地向前呀！

不要搖我門帘呀！

不要驚動那條愛叫的狗！』

怎麼那樣禮麗？

四五

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華如桃李。

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

一種薔薇的花。

怎麼不敢肅靜？

來了公主的車。

怎麼那樣禮麗？

這種花像桃李。

周平王的女孫，

齊襄公的兒子。

鈞是怎麼做的？

維絲伊縉。

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何彼禮矣 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

詩經語譯

有絲線和絲繩。

齊襄公的兒子，

周平王的女孫。

按此篇當係詠周平王女下嫁齊襄公之子之詩。

在那又嫩又肥的蘆芽，

一箭射死了五隻母豬。

呵呀，誰知是白虎黑文義獸騶虞！

四七

彼茁者蓬，
壹發五縱。
于嗟乎騶虞！

騶虞 二章章三句

在那又嫩又肥的蒿蓬，
一箭射死了五隻小豬。
呵呀，誰知是白虎黑文義獸騶虞！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 一 之 三

汎彼柏舟，
亦汎其流。
耿耿不寐，
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
以敖以遊！

詩 經 語 譯

駕著一條柏舟，
也就隨水飄流。
兩眼炯炯難睡，
好像是有深憂。
難道我沒有酒，
拚將一醉出遊！

四九

詩經語譯

我心匪鑿，
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

我心不是明鏡，
不能拿牠一照。
雖說也有兄弟，
不能把他作靠。
勉強訴苦幾句，
給他聽了暴跳。

我心不是一塊石，
不能把牠翻轉呀！
我心不是一鋪蓆，

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
覲閔既多。
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詩經
語譯

不能把牠收捲呀！
禮節須件件周到，
不能由人揀選呀！

心裏憂愁煩惱，
得罪一羣宵小。
遭禍已經很多，
受辱也就不少。
每每靜夜尋思，
真要捶胸哭倒！

五一

日居月諸，
胡迭而微？
心之憂矣，
如匪澣衣。
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柏舟 五章章六句

試問天空日月，
怎有陰晴圓缺？
心裏憂傷極了，
好像衣服褪色。
每每獨自尋思，
可恨高飛不得！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裏。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詩經語譯

是綠色的衣呵！
綠衣偏用黃裏。
看得心裏焦了，
莫怪悶悶不已！

是綠色的衣呵，
綠衣偏配黃裳。
看得心裏焦了，
莫怪念念不忘！

綠兮絲兮，
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
俾無詭兮！

絺兮綌兮，
淒其以風。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是綠色的絲呵，
你會治理過呵！
我只思慕古人，
使我不做錯呵！

不論粗細的葛衣呵，
禁不起冷淒淒的風。
我只思慕古人，
實在先得我心！

綠衣 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
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詩經語釋

舊說衛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燕子燕子在飛，
翅膀有小有大。
這個人兒回家，
遠遠送到田野。
一直望到不見，
不覺淚如雨下。

五五

燕燕于飛，
頡之頡之。
之子于歸，
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
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

燕子燕子在飛，
上上下下成隊。
這個人兒回家，
遠遠送她離衛。
一直望到不見，
不覺站著流淚。

燕子燕子在飛，
高高低低聲音。
這個人兒回家，

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
其心塞淵。
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詩經語譯

遠遠送她到陳。
一直望她不見，
實在累我勞心。

仲氏我很親信，
居心老實深沈。
畢竟溫和慈愛，
賢淑謹慎立身。
『先君不可忘記！』
她會勉勵寡人。

五七

燕燕 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
照臨下土。
乃如之人兮，
逝不古處！
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舊說此爲衛莊姜送莊公遣姜戴嬀大歸于陳
而作。

試看天空日月，
老是照著下土。
不料這個人呀，
出門忘記舊處！
幾時他有定所？
難道給我個不顧！

日居月諸，
下土是冒。
乃如之人兮，
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
出自東方。

詩經語譯

試看天空日月，
老把下土籠罩。
不料這個人呀，
出門忘記舊好。
幾時他有定所？
難道不給我酬報！

試看天空日月，
老是出自東方。

五九

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

東方自出。

父兮母兮，

畜我不卒！

胡能有定？

不料這個人呀，

良心究竟不良。

幾時他有定所？

叫我也能够相忘！

試看天空日月，

老從東方出照。

我的爸爸媽媽，

怎不養我到老！

幾時他有定所？

報我不述！

日月 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
顧我則笑。
謔浪笑敖，
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

詩經語譯

報酬我倒談不到！

既已發風風又暴，
他一見我就笑。
嬉戲放蕩笑傲，
叫我心裏動跳。

既已發風又陰霾，

惠然肯來。
莫往莫來，
悠悠我思。

終風且噎。
不日有噎。
寤言不寐，
願言則噎。

噎噎其陰，

他肯懷著好意來。
有時不往不來，
叫我長長相思。

既已發風又黑漆，
不過幾日仍黑漆。
叫我醒了睡不成，
儂在念我我噴噎。

黑黑漆漆天氣陰，

虺虺其蠹。
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終風 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
踊躍用兵。
土國城漕，
我獨南行。

詩經語譯

雷聲不響但昏昏。
叫我醒了睡不成，
儂在念我我念儂。

戰鼓打起來鏜鏜，
練好武器準備行軍。
有的留國修城挑土，
獨叫我們向南出征。

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
不我以歸，
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跟隨著將軍孫子仲，
平定了陳國又平宋。
還不帶著我們還家，
我的心裏好不煩悶！

只好就在這裏屯紮，
不料有一天失了馬。
我們走到那裏去尋？
原來就在樹林之下。

死生契濶，
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于嗟闈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詩經語譯

記得當初和你談說，
我們談到生死離別。
我緊緊握著你的手，
發誓和你白頭偕老。

我們這樣的闈別呀，
我恐怕不能活得呀！
不幸我說的真正呀，
我恐怕不能守信呀！

六五

擊鼓 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
棘心天天，
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

舊說此爲詠衛公子州吁使公孫子仲平陳與宋之作。

南風從南吹來，
吹透那小棗樹的心。
小棗樹還是嫩苗，
母親也太勤勞！
南風從南吹來，

吹彼棘薪。
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

睨皖黃鳥，

詩經語譯

吹過那小棗樹的柴。
母親真是賢母，
兒子太不成材！

冷冰冰的井泉，
浚邑地下貫注。
養了七個兒子，
母親也太勞苦！

是好看的黃鳥，

六七

詩經語譯

載好其音。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凱風 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

泄泄其羽。

我之懷矣，

自詒伊阻。

六八

又有美妙聲音。

養了七個兒子，

不能安慰母親！

雄的野鷄在飛。

翅膀慢慢地撥。

我正掛念到他，

他給自己阻攔。

雄雉于飛，
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
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

詩經
語釋

雄的野鷄在飛，
唱著高低歌聲。
我的老實人兒，
實在累我勞心。

看看光陰過去，
我自長長掛懷。
道路又這麼遠，
怎麼能夠回來！

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

雄雉 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

凡是你們人兒，
難道不知道德！
但不害人利己，
那件不好做得？

想用苦瓠瓜浮水又有葉，
渡口裏水太深你浮不得。

深則厲，
淺則揭。

有彌濟盈，
有鷺雉鳴。
濟盈不濡軌，
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
旭日始旦。

詩經語譯

水深浮水連衣過，
水淺浮水牽衣角。

渡口裏水滿漲，
野鷺牠叫破噪。
渡口水漲不溼車，
野鷺找愛叫呱呱。

雁兒雝雝地叫，
早晨旭日纔照。

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人涉卬否。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 四章章四句

少年人倘若娶妻，
趁冰雪未融最好。

船夫招手呀招手，
他人渡水我沒有。
他人渡水我沒有，
我要等我的朋友。

習習谷風，
以陰以雨。
暱勉同心，
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

詩經語譯

是溫暖的東風，
陰天好，雨天也好。
我既勉力和你同心，
你可不該生氣瞎吵。
採蕪菁或許採蘿蔔，
不要怪牠根兒不好。
但願你肯顧全名譽，
我便和你百年偕老！
臨到走路還是遲遲，

中心有違。

不遠伊邇，

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

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

湜湜其沚。

並非心甘情願告辭。

你雖送我未免太近，

剛到門邊你就不理。

那個說苦菜就算苦？

其實還甜得像薺！

快樂啲你這次新婚，

你兩口兒如兄如弟！

涇水合了渭水纔濁，

清流還繞洲樣的沚。

宴爾新昏，
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

詩經語譯

快樂喲你這次新婚，
你簡直給我個不齒！
莫到我攔魚的橋閘，
莫撈我捕魚的篋簍。
我親身在，還管不到，
那有閒暇慮到以後！

就水深說到渡水，
或用木箴或用舟。
就水淺說到渡水，

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

不我能惱，

反以我爲讎。

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

或是涸水或是浮。

你家裏那樣有沒有，

我總勉力去辦去籌。

凡是鄰里鄉黨喪事，

手忙腳亂前往幫助。

不料你不能够養我，

反而把我看做仇讎。

你既拒絕我的好處，

在我好像賣貨不售。

昔育恐育鞠，
及爾顛覆。
既生既育，
比予以毒！

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
宴爾新婚，
以我御窮！
有洗有潰，

詩經
語譯

從前恐慌困苦過活，
我願隨你坍塌足。
如今既有生業過活，
你卻把我比做惡毒！

我有許多美味乾菜，
也可抵當一個寒冬。
快樂啣你這次新婚，
你卻把我抵當貧窮！
況你有時打我罵我，

七七

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

伊余來墜！

谷風 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故，

胡爲乎露中！

還留給我許多事做。

你曾不想想早年，

當我初來的時候！

倒霉、倒霉！

怎麼不歸？

要不是爲了你，

爲什麼落在風霜裏！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躬，

胡爲乎泥中！

式微 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

詩經語譯

倒霉，倒霉！

怎麼不歸？

要不是爲了你，

爲什麼落在泥塘裏！

舊說黎侯失國，流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而
作是詩。

山坡上面的葛呵，

七九

何誕之節兮？

叔兮伯兮，

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

何其久也？

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

怎麼生許多節呵？

可憐叔叔伯伯呵，

究竟多少時日呀？

怎麼能夠安居呀？

一定要有幫助呀。

怎麼能夠久住呀？

一定是有緣故呀。

狐裘破得稀茸，

匪車不東？
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
流離之子。
叔兮伯兮，
褻如充耳！

旄丘 四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難道無車向東？
可憐叔叔伯伯，
沒有一個同心。

這樣尾尾瑣瑣，
流離飄泊的人。
可憐叔叔伯伯，
好像癡笑裝聾！

舊說此爲衛伯不能救黎之難，黎臣相責之

簡兮簡兮！

方將萬舞。

日之方中，

在前上處。

碩人俛俛，

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

詩。

「真簡慢呀簡慢！

快有種種歌舞。

太陽正要當頂，

前面開始不誤。」

魁俛奇偉人物，

來到公堂歌舞。

他有力氣如虎，

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

山有榛，

隰有苓。

云誰之思？

趕馬快如織布。

左手拿著笛子，

右手舉野鷄毛。

化裝一副紅臉，

老爺有酒賞犒。

山上有栗樹一樣的榛，

坡下有叫做甘草的苓。

正在思念誰呢？

西方美人。

是西方的美人。

彼美人兮，

那一個美人呵，

西方之人兮！

她是西方的人呵！

簡兮 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

舊說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憤而作是詩。

瑟彼泉水，

那湧出的泉水，

亦流于淇。

也都流入淇河。

有懷于衛，

我總懷念衛國，

靡日不思。
變彼諸姬，
聊與之謀！

出宿于泚，
飲餞于禰。
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詩經語譯

那一天不心裏受磨！
問那些可愛的姊妹，
且看她們商量如何！

借宿想在曹國的泚水，
餞行想在齊國的大禰。
女子既已嫁人，
遠離父母兄弟。
問一問我那些姑姑，
還要問一問大姊。

八五

出宿于干，
飲餞于言。
載脂載鞶，
還車言邁。
過臻于衛，
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
茲之永歎。

借宿想在邢國的干山，
餞行想在邢國的言山。
車軸把油塗光，
回家車子趕忙。
快快到了衛國，
問心無愧何妨！
我一想到肥泉，
這就叫我長歎。

思須與漕，
我心悠悠。
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泉水 四章章六句

想到須邑漕邑，
我也長想去看。
駕著車兒出遊，
我想藉以解憂。

魏源詩古微謂此詩爲許穆夫人作，其載馳
篇初問衛難，未知誰因誰極，此篇則所因
所極之國歷歷有之矣。因考其先適曹，次
適齊，次適邢，而過臻于衛，皆設言遣使
求援次第。

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莫知我艱。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

出了北門遊玩，
心裏憂憤不堪。
好像一個窮光蛋，
誰知我的艱難。
算了罷！
老天爺你做的，
還好說什麼話？
國王的事把我，

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譴我。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

政事一埤遺我。

我入自外，

詩經語譯

政事全都加我。

我從外面還家，

妻子都要罵我。

算了罷！

老天爺你做的，

還好說什麼話？

國王的事由我，

政事全都留我。

我從外面還家，

八九

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北門 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

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

妻子都要咒我。

算了罷！

老天爺你做的，

還好說什麼話？

北風吹得很涼，

雪花飄得很忙。

謝謝你愛護我，

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
雨雪其霏。
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
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詩經語譯

一路攜手同行。
怎能不急不忙？
事急難免慌張！

北風叫得喑喑，
雪花飄得霏霏。
多謝你愛護我，
一路攜手同歸。
怎能不急不忙？
事急難免慌張！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
攜手同車。
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北風 三章章六句

沒有紅的不是狐呀，
沒有黑的不是烏鴉。
謝謝你愛護我，
一路攜手同車。
怎能不急不忙？
事急難免慌張。

靜女其姝，
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詩經語譯

那個閨女好漂亮，
約我等候城牆旁。
髣髴不見，
搔著頭皮沒主張。

那個閨女好美麗，
她贈我一枝紅筆。
這枝紅筆紅東東，
我歡喜你如美人。

自牧歸荑，
洵美且異。
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靜女 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河水瀾瀾。
燕婉之求，

從野外採回的嫩草，
真是又美麗又奇巧。
不是你這嫩草美麗，
美人相贈纔是珍寶。

新臺結婚真漂亮，
黃河之水浩蕩蕩。
本想找個小白臉，

蘆篠不鮮。

新臺有酒，
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
蘆篠不殄。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詩經
語譯

卻找到難看的鳩胸相。

新臺結婚高又高，
黃河之水流滔滔。
本想找個小白臉，
卻找到有病的鳩胸老。

張起網來想捉魚，
僱偏捉到一隻雁。
本想找個小白臉，

九五

得此戚施！

新臺 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不料得到這個龜背漢！

舊說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
欲自娶納，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
惡之，爲此諷刺詩。

你們兩個乘船，
水裏浮著雙影。
我們思念你們，
心裏著實難忍！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 二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你們兩個乘船，
水裏浮著而往。
我們思念你們：
問心無愧何妨！

舊說衛宣公納其子伋之妻，生壽及朔而惡
伋。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以告伋，伋不肯逃，壽乃先伋而往，賊
殺之。伋至，以實告，賊又殺之。國人傷

九七

之，而作是詩。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

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
實維我儀。

汎著一條柏船，
汎在那個河中。
他紮著兩隻頭角，
真算得我的愛人。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

在彼河側。

髡彼兩髦，

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

詩經語譯

我便到死也不會變心！

可憐天哪我的媽！

怎不體諒我愛他！

泛著一條柏船，

泛在那個河旁。

他紮著兩隻頭角，

真算得個如意郎。

我便到死也不會荒唐！

可憐天哪我的媽！

九九

不諒人只！

柏舟 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
不可掃也。
中冓之言，
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

怎不體諒我愛他！

一〇〇

舊說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寡，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詩以自誓。

牆上有蒺藜，
不可亂掃呀。
閨房裏的話，
不可亂道呀！
如果亂道呀，

言之醜也！

牆有茨，

不可襄也。

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

牆有茨，

詩經語譯

說起來恥笑呀！

牆上有蒺藜，

不可除光呀。

閨房裏的話，

不可端詳呀！

如果端詳呀，

說起來太長呀！

牆上有蒺藜，

101

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
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牆有茨 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不可捆束呀。
閨房裏的文章，
不可誦讀呀！
如果誦讀呀，
說起來恥辱呀！

她真可以和那個君子百年偕老，
髮髻上插著鑲了六點玉的橫簪。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
之子不淑，
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
其之翟也。
鬢髮如雲，
不屑髡也。

詩經語釋

她的體態很雍容自得，
活潑如水也沈靜如山。
她穿了大衣恰恰相安！
這位太太不賢淑，
這卻要怎麼樣辦？

富麗呀真正富麗，
她穿了繡著野鷄的禮服呀。
有黑油油的像雲樣的美髮，
不屑搭他人不好的假髮呀。

1031

玉之瑱也，

象之掇也。

揚且之皙也。

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嗒兮嗒兮，

其之展也。

蒙彼繻絺，

是繼袞也。

她佩了裝飾耳朵的玉瑱呀，

她還有象牙雕成的髮插呀。

她頭額飽滿端正又白皙呀。

她怎麼好像是一個天神呀！

怎麼好像是惟一的上帝呀！

豔麗啣真正豔麗，

他穿了一件體面的禮衣呀。

罩上一種波紋縐縐的薄紗，

這是熱季衣服圍遮身體呀。

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 三章一章七句一
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
沫之鄉矣。

詩經語譯

你這位太太真是眉清目秀，
頭額飽滿端正，是好容顏呀！
像她這麼樣的一個女人啲，
真算得是這國裏的名媛呀！

舊說此爲刺衛夫人之詩。

採的蒙菜又叫唐，
來到沫邑的村莊。

一〇五

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

沫之北矣。

云誰之思？

美孟弋矣。

正在想念誰呢？

是漂亮的孟姜。

等候我在桑中，

迎接我在上宮，

送我到淇水之上！

說要採麥就採麥，

來到沫邑的城北。

正在想念誰呢？

是漂亮的孟弋。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
沫之東矣。
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詩經語譯

等候我在桑中，
迎接我在上宮，
送我到淇水之上

採的蕪菁又叫葑，
來到沫邑的城東。
正在想念誰呢？
是漂亮的孟庸。
等候我在桑中，
迎接我在上宮，

一〇七

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
鶉之疆疆。
人之無良，
我以爲兄！
鶉之疆疆，

送我到淇水之上！

鶉居無定址，
鶉噪不諧和。
他太無心肝，
我叫他老大哥！
鶉噪不諧和，

鶉之奔奔。
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 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
作于楚室。

詩經語譯

鶉居無定址。
他太無心肝，
我捧他做主子。

黃昏時候營室星正照空中，
初冬天氣好在楚丘上築宮。
拿著日圭測量了東西南北，
初冬天氣好在楚丘上築舍。

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
以望楚矣。
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

四圍栽著榛栗。
還有椅、桐、梓、漆，
將來斫做琴瑟。

升上那座舊城了；
好去望望楚丘了。
望望楚丘和堂邑，
還望望大山高岡，
下來看田裏的桑。
用龜甲占卜了說好，

終焉允臧。

靈雨旣零，
命彼倌人。
星言風駕，
說于桑田。
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
騶牝三千！

詩經語譯

究竟這裏真算適當。

春天好雨已經下淋，
叫那個駕車的倌人。
早上有星他就發駕，
車子停在桑田之中。
不但是平常的一個人，
他操心堅實而且深淵。
七尺的牝馬養了三千！

一一一

定之方中 三章章七句

蠨螋在東，
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
崇朝其雨。

舊說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造宮室，國家殷富，國人爲作此詩。

有邪氣的長虹在東，
大家看了都不敢指。
女子總有一天嫁人，
離開她的父母兄弟。

早上長虹升在西方，
怕要落個整天的雨。

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
懷昏姻也！
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

蝦蟆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女子總有一天嫁人，
離開她的兄弟父母。

不料這樣一個女人呀，
她想和人成就婚姻呀！
她連什麼也不相信呀，
她不知道聽天由命呀！

相鼠有皮，
人而無儀。
人而無儀，
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
人而無止，
不死何俟？

瞧鼠還有皮毛，
他卻不講外表。
他卻不講外表，
不死有何見教？

瞧鼠還有牙齒，
他卻不講面子。
他卻不講面子，
不死等待何時？

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相鼠 三章章六句

子子于旄，
在浚之郊。
素絲紕之，

詩經語譯

瞧鼠還有肢體，
他卻太不講禮。
他卻太不講禮，
怎麼不趕快死！

飄飄旗子叫于旄，
樹立浚邑的近郊。
素絲縫旗，

一一五

良馬四之。

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

子子于旟，

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

良馬五之。

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良馬四匹。

那個漂亮的女人，

怎麼樣要拾給他？

飄飄旗子叫于旟，

樹立浚邑的下都。

素絲製旗，

良馬五匹。

那個漂亮的女人，

怎麼樣要送給他？

子子干旌，
在浚之城。
素絲綴之，
良馬六之。
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干旌 三章章六句

詩經語譯

飄飄旗子叫干旌，
樹立浚邑的大城。
素絲綴旗，
良馬六匹。
那個漂亮的女人，
怎麼樣要告訴他？

載馳載驅，
歸唁衛侯。
驅馬悠悠，
言至於漕。
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
不能旋反。
視爾不臧，

想駕馬車馳驅，
歸去慰問衛侯。
驅著馬兒悠悠，
一直回衛到漕。
衛大夫跋涉求救，
阻我歸計我心憂。
他們既不贊成，
我就不能回國。
看他們沒有援救的好心，

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
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
言采其蟲。
女子善懷，

詩經
語釋

我思念衛國可怎麼忘得！

他們既不贊成，
我就不能回渡。
看他們沒有援救的好心，
我思念衛國可真想不透！

想登那斜斜的山坡，
採取那叫貝母的蟲。
女子本會憂愁，

一一九

亦各有行。

許人尤之，

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

芄芃其麥。

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

也就各有主張。

許國的人罵我，

羣衆幼穉又狂。

我想回到衛國的田野，

可看見蓬蓬勃勃的麥。

我替他們往大國求救，

依靠那國又去到那國？

你們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

載馳 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按此

篇應分爲六章）

不要說我罪過。

儘著你們百般思慮，

不如我想到的不錯！

舊說衛懿公爲狄人所滅，許穆夫人自傷宗

國顛覆而不能救，又不能歸唁其兄，故賦

是詩。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瞧瞧那個靠著淇水的灣角，
綠油油的竹子又好看又多。
這個文明的國君喲，
好像象牙牛角經過了切磋，
好像美玉寶石經過了琢磨。
端端莊莊的呀，
堂堂皇皇的呀！
這個文明的國君，

終不可諉兮。

瞻彼淇輿，
綠竹青青。
有匪君子，
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
瑟兮僮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詩經語譯

究竟不可忘呀！

瞧瞧那個靠著淇水的灣角，
綠油油的竹子又多又剛堅。
這個文明的國君喲，
有從冠冕垂到耳旁用寶石做的瑣，
有鹿皮朝帽合縫處的寶石如星點。
端端莊莊的呀，
堂堂皇皇的呀！
這個文明的國君喲，

一一三

終不可諉兮。

瞻彼淇奧，
綠竹如簞。
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

究竟不可忘呀！

瞧瞧那個靠著淇水的灣角，
綠油油的竹子密得像竹席。
這個文明的國君喲，
鍛鍊精純好像製器裝飾用的金錫，
光彩溫潤好像朝會祭祀用的圭璧。
寬寬綽綽的呀，
呵，好像卿士的車兒叫做重較的呀！

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

淇輿 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
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

詩經語譯

他也會戲謔呀，
並不算是什麼過惡呀！

舊說此詩爲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

敲著盆兒在山溪，
隱士生活真愜意！
獨自睡了醒又起，
發誓永遠不忘記。

一二五

考槃在阿，

碩人之藹！

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

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

敲著盆兒在山坡，

隱士生活不怕餓！

獨自睡了醒又歌，

發誓永遠這般過。

敲著盆兒在平地，

隱士生活病也得！

獨自睡了醒又睡，

發誓永不對人說。

考槃 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頤，
衣錦褰衣。
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

詩經語譯

舊說此篇爲美隱者之詩。展以爲倘若改隱
士生活爲美人離居或單居，亦似可通，下
篇所云碩人正指女人也。

美人生得高大豔麗，
她穿的是錦製單衣。
她是齊侯的女，
她是衛侯的妻；
她是齊太子的妹，
她是邢侯的姨；

一二七

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
齒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譚公是她的姨壻。

她的兩手好像又軟又白的嫩茅，
皮膚又光又白好像凝結的油膏。
頸兒好像又白又長的木蟲蝤蠐，
牙齒方正潔白好像瓠瓜的子兒。
有小蟬似的方額、蠶蛾似的長眉。
她笑得臉蛋兒生酒渦呀！
她的媚眼兒真像秋波呀！

碩人敖敖，
說于農郊，
四牡有騶，
朱幘鑣鑣，
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詩經 詒 譯

美人生得敖敖地高，
停著車兒在衛國農郊，
那拉車的四個馬兒肥臃。
紅綢兒包了馬口外銜的鐵鑣，
她乘著揸野雞毛的轎車來朝。
大夫前來朝見的都識趣早退，
不使這新婚的國君聽政多勞！

黃河之水浩蕩蕩，
活潑潑地向北流。

施鼠穢濺。

鱸鮪發發。

葭茨揭揭。

庶姜孽孽。

庶士有暵！

碩人 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
抱布貿絲。

投著魚網響嚇嚇。

鱸鮪鱗兒撥撥浮。

蘆茅條條往上抽。

陪嫁姊妹嬌羞羞。

護駕武士勇如牛！

按此篇爲詠衛莊公娶齊莊姜之詩。

大漢笑嗤嗤，
拿錢來買絲。

匪來買絲，
來卽我謀。
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
秋以爲期！

乘彼坵垣，

詩經語譯

不是來買絲，
找我作計謀。
送你渡淇水，
一直到頓丘。
不是我爽約，
柰你沒良媒。
你休發脾氣，
秋天約個期！

爬登那壞牆，

詩經語譯

以望復關。
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
以爾車來，
以我賄遷。

去望我情郎。
望不見情郎，
兩眼淚汪汪。
見著我情郎，
便說笑一場。
我爲你占卦，
兆頭說不妨。
拿你車子來，
搬我嫁時妝。

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
無食桑葚。
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
士之耽兮，
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詩經語譯

桑樹未枯落，
葉兒活潑潑。
可憐你斑鳩，
桑子莫說甜。
可憐女兒們，
漢子莫歪纏。
漢子纏女人，
還可信口說；
女人纏漢子，
有口開不得！

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
自我徂爾，
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

桑樹枯落了，
葉兒片片黃。
自從我嫁你，
多年喫糟糠。
淇水滾湯湯，
車帷溼兩旁。
我一心愛你，
你倒變心腸。
你也做得出，

一三其德。

三歲爲婦，
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
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
啜其笑矣！

詩經語釋

三反又四覆。

多年做你妻，
治家不怕勞。
早起又遲睡，
並不止一朝。
我已順從你，
你倒逞凶暴！
我兄弟不知，
他們開口哭！

一三五

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
老使我怨！
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
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

暗地獨思量，
自己氣得跳！

想跟你偕老，
老了叫我怨！
淇水還有岸，
池子還有邊！
結髮成歡愛，
說笑極安然。
發誓本明白，

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氓 六章章十句

籜簞竹竿，
以釣于淇。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詩經語譯

不想你欺騙。
欺騙想不得，
算了何須說！

長條條的竹竿，
拿牠釣魚淇水。
難道不這樣想？
太遠沒有法子。

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
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
佩玉之儺！

記得泉源在左，
又記淇水在右。
女子不幸嫁人，
遠離兄弟父母。

記得淇水在右，
又記泉源在左。
幾時笑語呵呵，
環佩丁當而過！

淇水瀼瀼，
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竹竿 四章章四句

菟蘭之支，

詩經語譯

淇水油油地流，
中有檜槳松舟。
幾時駕著出遊，
藉以消我憂愁！

魏源詩古微謂爲許穆夫人詩，作于衛難已定之後。

菟蘭的藤枝嫩弱得在地上爬，

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

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

童子佩鞮。

雖則佩鞮，

能不我甲。

童子偏偏成人解衣結的象牙。

雖則他佩成人解衣結的象牙，

可是他的本領未必高過我吧。

他像煞有介事地大搖大擺呀！

他衣上繫的帶子也顛歪歪呀！

芄蘭的葉兒低得像在地上貼，

童子偏偏成人射箭用的玉玦。

雖則他佩成人射箭用的玉玦，

可是他的本領未必賽過我咧。

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芄蘭 三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
誰謂宋遠？
跂予望之。

詩經語譯

他像煞有介事地大搖大擺呀！
他衣上繫的帶子也顛歪歪呀！

舊說衛惠公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爲作此詩

那個說黃河寬？
一片蘆葉好渡。
那個說宋國遠？
舉腳可以望透。

四一

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

河廣 二章章四句

伯兮嗚呼！

那個說黃河寬？

並不能容刀船。

那個說宋國遠？

並不要走一天。

舊說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後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再往，故作是詩。

大哥真正壯烈呀！

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
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
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
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

詩經語譯

他是一國豪傑呀！
他挺著丈二長矛，
他做國王的前哨。

自從大哥征東，
頭髮亂如蒿蓬。
難道沒有香油？
可是爲誰整容！

髣髴下雨下雨景象，

一四三

杲杲出日。

願言思伯，

甘心首疾！

焉得護草，

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

使我心癢！

伯兮 四章章四句

又出熱烘烘的太陽。

一心想念大哥，

便是頭痛何妨！

那裏有得忘憂萱草，

栽種在北堂的底下。

一心想念大哥，

便教心痛不怕！

有狐綏綏，
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
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
心之憂矣，
之子無帶！

詩經語譯

有一隻孤單單的狐，
在那個淇水的石橋。
不免心裏替他憂了，
那人兒沒有褲一條！

有一隻孤單單的狐，
在那個淇水的渡口。
不免心裏替他憂了，
那人兒腰帶也沒有！

有狐綏綏，
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

有狐 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

有一隻孤單單的狐，
在那個淇水的旁邊。
不省心裏替他憂了，
那人兒沒有衣服穿！

送我一顆木瓜，
我酬謝一塊美玉叫瓊琚。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
報之以瓊玖。

詩經語釋

並不是還禮講體面呀，
想留個永久的紀念呀！

送我一顆木桃，

我酬謝一塊美玉叫瓊瑤。

並不是還禮講體面呀，
想留個永久的紀念呀！

送我一顆木李，

我酬謝一塊美玉叫瓊玖。

一四七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並不是還禮講體面呀，
想留個永久的紀念呀！

木瓜 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之一六

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詩經語譯

那高粱兒生長了苗。
一路行來不免緩緩，
心裏總不定的搖搖。
知道我的人，
說我心裏憂愁。
不知道我的人，
說我有什麼要求。
遠悠悠的蒼天，
這是什麼人呀！

彼黍離離，
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
中心如醉。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那黃米子結實纍纍，
那高粱兒抽出了穗。
一路行來不免緩緩，
心裏難過好像酒醉。
知道我的人，
說我心裏憂愁。
不知道我的人，
說我有什麼要求。
這悠悠的蒼天，
這是什麼人呀！

彼黍離離，
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
中心如噎。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詩經
譯

那黃米子結實纍纍，
那高粱兒也結了實。
一路行來不免緩緩，
心裏難過好像喉塞。
知道我的人，
說我心裏憂愁。
不知道我的人，
說我有什麼要求。
遠悠悠的蒼天，

此何人哉！

彼黍 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不知其期，
曷至哉？
鷄棲于埘；
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

這是什麼人呀！

我的愛人兒出征，
不知道他的歸期，
什麼時候到家哩？
鷄有鷄埘兒可棲；
太陽只剩殘光了，
牛羊也先後回來。

君子于役，
如之何忽思！

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
鷄棲于桀；
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

詩經語譯

我的愛人兒出征，
我怎麼不害相思！

我的愛人兒出征，
歸期在何日何月，
我們可怎麼會得？
鷄有鷄籠兒休歇；
太陽只剩殘光了，
牛羊也下來會合。
我的愛人兒出征，

一五三

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 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左執簧，

右招我由房。

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

該不至腹飢口渴？

大少爺得意陽陽，

左手拿著吹奏的笙簧，

右手招我從他的東房。

他真快樂喲！

大少爺得意陶陶，

左執翾

右招我由敖。

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 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申。

詩經試譯

左手拿著伴舞的羽毛，

右手招我從他的舞寮。

他真快樂啲！

一條流動的水，

卻流不去一束做柴火的薪。

我的那個人兒，

卻不能和我一道從軍守申。

一五五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

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浦。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掛懷呀，掛懷呀！

那一月我纔放回呀！

一條流動的水，

卻流不去一束叫荆樹的楚。

我的那個人兒，

卻不能和我一道從軍守浦。

掛懷呀，掛懷呀！

那一月我纔放回呀！

揚之水，
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成許。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 三章章六句

詩經話譯

一條急流的水，
卻流不去一束做箭用的蒲。
我的那個人兒，
卻不能和我一道從軍守許。
掛懷呀，掛懷呀！
那一月我纔放回呀！

舊說周平王以母家申國近楚，數被侵伐，
故遣畿內之民戍之，有戍者作此詩。

一五七

中谷有蓷，
嘆其乾矣。
有女此離，
嘅其嘆矣。
嘅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
嘆其脩矣。
有女此離，

山谷裏有益母草，
日光把牠曬乾了。
有個離婚女女人，
不免吞聲長歎了。
不免吞聲長歎了，
嫁個丈夫太艱難了。

山谷裏有益母草，
日光把牠曬焦了。
有個離婚的女人，

條其歎矣。

條其歎矣，

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蕓，

嘆其溼矣。

有女仳離，

嘒其泣矣。

嘒其泣矣，

何嗟及矣。

詩經語譯

不免抽聲一抖了。

不免抽聲一抖了，

嫁個丈夫太不妙了。

山谷裏有益母草，

日光曬到濕地了。

有個離婚的女人，

不免哭哭啼啼了。

不免哭哭啼啼了，

任怎麼悲歎也遲了！

一五九

中谷有雝 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
雝離于羅。
我生之初，
尙無爲；
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
尙寐無吽！

狡兔輕輕走脫，
野鷄落了網羅。
當我投胎時候，
本來沒有什麼；
不料出生以後，
遇著這種種災禍。
還不如死了長臥！

有兔爰爰，
雉離于罟。
我生之初，
尙無造；
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
尙寐無覺！

詩經語譯

狡兔輕輕走脫，
野鷄進了圈套。
當我投胎時候，
本來沒有亂鬧；
不料出生以後，
遇著這種種煩惱。
還不如睡一大覺！

雉離于罟。

我生之初，

尙無庸；

我生之後，

逢此百凶。

尙寐無聰！

兔爰 三章章七句

縣縣葛藟，

野鷄絆了網繩。

當我投胎時候，

本來沒有發動；

不料出生以後，

遇著這種種災凶。

還不如長睡不聞！

緣著河水的泥岸，

在河之濱。

終遠兄弟，

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

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

謂他人母。

詩經語譯

縣縣不絕的葛藟。

究竟遠離了兄弟，

只好叫他人爸爸。

只好叫他人爸爸，

也未必照顧我吧！

緣著河水的沙灘，

縣縣不絕的葛藟。

究竟遠離了兄弟，

只好叫他人媽媽。

一六三

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
在河之漘。
終遠兄弟，
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只好叫他人媽媽，
也未必幫助我吧！

緣著河水的石崖，
縣縣不絕的葛麻。
究竟遠離了兄弟，
只好叫他人老大。
只好叫他人老大，
也未必過問我吧！

葛藟 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

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

如三秋兮！

詩經語譯

她採著做布料的葛呀；

一日不見她，

好像有了三月呀！

她採著做香料的蕭呀；

一日不見她，

好像有了三秋呀！

一六五

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

如三歲兮！

采葛 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

毳衣如旒。

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她採做著藥料的艾呀；

一日不見她，

好像有了三歲呀！

大官人駕、車響坎坎，

穿的繡袍青得像蘆桿。

難道是我不想愛上你？

只怕你倒有些兒不敢！

大車噶噶，
毳衣如璫。
豈不爾思？
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

詩經語譯

大官人駕大車慢吞吞，
穿的繡袍又像瑪瑙紅。
難道是我不想愛上你，
只怕你不敢和我同奔！

在生不能同睡一牀，
死了卻願同埋一壙。
你莫道我的話難憑，
有黃天大太陽在上！

大車 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
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
彼留子國。

那田土裏有麻，
她留住了子嗟。
她留住了子嗟？
我想他來耍耍！
那田土裏有麥，
她留住了子國。

彼留子國？
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
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她留住了子國？
我想他來吃喝！

那田土裏有李子，
她留住了那漢子。
她留住了那漢子？
我想他送我環子！

一六九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二十六句

鄭一之七

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爲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

你穿黑色的緇衣不錯呀，

破了我又替你改做呀。

你往你住的館裏呀，

回頭我拏給你白米呀。

你穿黑色的緇衣很好呀，

敝予又改造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蕭兮，

敝予又改作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破了我又替你改造呀。

你往你住的館裏呀，

回頭我拏給你白米呀。

你穿黑色的緇衣很大呀，

破了我又替你改作呀。

你往你住的館裏呀，

回頭我拏給你白米呀。

將仲子兮：
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
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仲子請了：
不要走過我住的這里，
不要攀折我栽種的杞。
難道我敢愛你？
我怕我的父母。
仲子雖可牽掛呀；
父母的話，
也可怕呀！

將仲子兮：
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
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

詩經語譯

仲子請了：
不要走過我家的牆，
不要攀折我栽種的桑。
難道我敢愛你？
我怕我的幾位兄長。
仲子雖可牽掛呀；
幾位兄長的話，
也可怕呀！

仲子請了：

一七三

無踰我園，
無折我樹檀，
豈敢愛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將仲子 三章章八句

不要走過我家的園圃，
不要攀折我栽種的檀樹。
難道我敢愛你？
我怕人家的多言多語。
仲子雖可牽掛呀；
人家的多言多語，
也可怕呀！

叔于田，
巷無居人。
豈無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叔于狩，
巷無飲酒。
豈無飲酒？
不如叔也，

詩經語譯

叔叔往獵禽，
這條街巷沒有住人。
難道沒有住人？
不如叔叔呀，
真漂亮又有好心！
叔叔往獵獸，
這條街巷沒有人飲酒。
難道沒有人飲酒？
不如叔叔呀，

一七五

洵美且好！

叔適野，

巷無服馬。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叔于田 三章章五句

真漂亮又是好手！

叔叔到田野，

這條街巷沒有人騎馬

難道沒有人騎馬？

不如叔叔呀，

真漂亮又勇敢會打！

叔于田，
乘乘馬。
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
叔在薮，
火烈具舉。
檀裼暴虎，
獻于公所。
將叔無狃，
戒其傷女！

詩經語譯

叔叔打獵到郊野，
趕著駕車的四匹馬。
拿著韁繩如織布，
兩旁馬兒如起舞。
叔叔在湖坪草地，
把野火都燒起。
赤膊空手去打虎，
打得虎兒獻到國君那裏。
奉勸叔叔不要把這事看容易，
當心虎兒要傷你！

叔于田，
乘乘黃。
兩服上囊，
兩驂雁行。
叔在薮，
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
抑磬控忌，

叔叔打獵到郊野，
趕著駕車的四匹黃馬。
中央兩馬算高強，
兩旁馬兒好像飛雁成行。
叔叔在湖坪草地，
野火都在飛揚。
叔叔會射箭呀，
又會趕馬駕車呀。
他懂得騁馬止馬之法呀，

抑縱送忌。

叔于田，

乘乘鵠。

兩服齊首，

兩驂如手。

叔在藪，

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

叔發罕忌；

他懂得發箭命中之法呀。

叔叔打獵到郊野，

趕著駕車的四匹雜色馬。

中央兩馬正齊頭，

兩旁馬兒好像兩隻手。

叔叔在湖坪草地，

野火都高高地燒起。

叔叔趕著馬兒慢慢呀，

叔叔發箭也已稀罕呀。

抑釋棚忌，
抑鬯弓忌。

他揭開藏箭的箭蓋呀，
他把弓兒套在弓袋呀。

大叔于田 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
駟介旁旁。
二矛重英。
河上乎翱翔！

清邑的兵來到的這地方叫彭，
有披甲的駟馬走忙忙。
許多紅毛繫頸的兩枝長矛插車上。
他們在這河上呀遊遊逛逛！

清人在消，
駟介麇麇。
二矛重喬。
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
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

詩經 頌 詩

清邑的兵來到的這地方叫消
有披甲的駟馬肥臙臙。
車上有小勾靠刀柄的兩枝長矛，
他們在這河上呀逍遙逍遙。

清邑的人來到的這地方叫軸，
有披甲的駟馬樂陶陶。
左有人駕車，右有人抽刀，
中間坐著大將，現得真好！

清人 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
洵直且侯。
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

舊說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

羔皮袍子光滑如油，
真個正直又像公侯。
他這樣的一個人兒，
寧拚性命不改當初。
羔皮袍子豹皮裝飾

孔武有力。
彼其之子，
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
三英粲兮。
彼其之子，
邦之彥兮。

羔裘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真個勇武又很有力。
他這樣的一個人兒，
好在這國主持正義。

羔皮袍子漂亮好看呀，
插花三朵芳香燦爛呀。
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兒，
在這一國算他好漢呀。

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袪兮。
無我惡兮！
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
無我醜兮！
不寔好也？

伴著大路呀，
拏扯你的袖呀。
莫把我嫌棄呀！
不找老相契嗎？

伴著大路呀，
拏扯你的手呀。
莫說我太醜呀！
不找好朋友嗎？

遵大路 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
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
明星有爛。
將翱將翔，
弋鳧與雁。

詩經語譯

女的說「鷄兒叫。」
男的說「天破曉。」
「你起身看看夜色，
啟明星可有光在照。
你正好慢慢地去，
射鴨子和雁兒都好。」

一八五

弋言加之，

與子宜之。

宜言飲酒，

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

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順之，

「你一射就命中了牠，

我好替你烹飪了牠。

烹飪好了就來飲酒，

我願和你一生到老！

擺出了琴兒在奏，

莫說不安靜和好！」

「我知道你要來到我這裏，

我贈給你許多佩帶的東西。

我知道你要順從我這裏，

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

女曰鷄鳴 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
佩玉瓊琚。

詩經語譯

我留給你許多佩帶的東西。
我知道你要愛好我這裏，
我酬報你許多佩帶的東西。一

有個女郎同車，
容貌像木槿花。
一路遊遊玩玩，
佩玉著實不假。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
顏如舜英。
將翱將翔，
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那美麗的孟姜，
真美麗又閑雅。

有個女郎同行，
容貌像木槿香。
一路遊遊玩玩，
佩玉響的鏘鏘。
那美麗的孟姜，
好處叫人不忘！

有女同車 三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
隰有游龍。
不見子充，

詩經語譯

山裏樹有扶蘇，
池裏草有荷花。
不見我的子都，
偏見一個冤家！

山裏樹有喬松，
池裏草有游龍。
不見我的子充，

一八九

詩經語釋

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 三章章四句

蘄兮蘄兮，
風其吹女。
叔兮伯兮，
倡予和女。

蘄兮蘄兮，

偏見一個狡童！

黃葉黃葉呀，
風在吹落你。
哥哥弟弟呀，
你唱我和你。

黃葉黃葉呀，

風其漂女。
叔兮伯兮，
倡予要女。

擇兮 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
不與我言兮。
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詩經語譯

風在飄蕩你。
哥哥弟弟呀，
你唱我幫你。

那狡獪的孩子呀，
他不和我攀談呀。
呵，因為你的緣故，
叫我不能進餐呀！

彼狡童兮，
不與我食兮。
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 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
褰裳渡溱。

那狡猾的孩子呀，
他不和我同食呀。
呵，因為你的緣故，
叫我不能安息呀！

你真愛我就想我，
撩起褲子渡溱河。

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
豈無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詩經語譯

要是你不曾想我，
難道就沒有人麼？
你狂童的發狂囉！

你真愛我就想我，
撩起褲子渡洧河。
要是你不曾想我，
難道就沒有別個？
你狂童的發狂囉！

一九三

褻裳 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
俟我乎巷兮。
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
俟我乎堂兮。
悔予不將兮。

你豐滿的漢子呀，
等候我在巷裏呀。
悔我不曾送你呀！

你強壯的漢子呀，
等候我在堂上呀。
悔我不曾探望呀。

衣錦褻衣，
裳錦褻裳。
叔兮伯兮，
駕予與行！

裳錦褻裳，
衣錦褻衣。
叔兮伯兮，
駕予與歸！

詩經語譯

我穿上綢的罩衣，
又繫上綢的罩褲。
可憐哥哥弟弟呀，
你可和我駕車同去！

我繫上綢的罩褲，
又穿上綢的罩衣。
可憐哥哥弟弟呀，
你可和我駕車同歸！

詩經語譯

丰 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

四句

東門之墀，
茹蘆在坡。
其室則邇，
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
有踐家室。

東門有地平坦，
茜草生在坡阪。
他家離我雖近，
他卻隔我很遠！

東門外有栗樹，
排列許多房屋。

豈不爾思？
子不我卽！

東門之栗
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
鷄鳴喈喈。
既見君子，
云胡不夷！

詩經語釋

難道我不想你？
你卻不肯光顧！

風淒淒雨淒淒，
鷄聲叫喈喈。
看見了意中人；
怎麼心懷不開！

一九七

詩經譯

風雨瀟瀟，
鷄鳴膠膠。
既見君子，
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
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風瀟瀟雨瀟瀟，
鷄聲叫膠膠。
看見了意中人，
怎麼有病不好！

風雨像昏夜黑漆，
鷄聲又叫個不已。
看見了意中人，
怎麼心裏不喜！

風雨 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
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

詩經語譯

色青青的是你的衣領，
悠悠不斷的是我憂心。
縱使我不往你那裏去，
難道你就不繼續通音信？

色青青的是你的絲條，
悠悠不斷的是我心焦。
縱使我不往你那裏去，

一九九

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

在城闕兮。

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子衿 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

難道你就不來這裏一遭？

勾勾搭搭的呀，

在那個城闕呀。

只有一日不見，

好像三個月呀！

一條流動的水，

不流束楚。
終鮮兄弟，
維予與女。
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
不流束薪。
終鮮兄弟，
維予二人。

詩經語譯

流不去一束叫荆條的楚。
究竟缺少兄弟，
僅有個我和你。
不要信人家的話，
人家實在是說話騙你！

一條流動的水，
流不去一束做柴火的薪。
究竟缺乏兄弟，
僅有你我兩人。

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揚之水 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

不要信人家的話，
人家實在是說話不真！

出這東門逛一逛，
女郎多得雲一樣。
雖則多得雲一樣，
卻不在我心上。
還是白衣藍巾，

聊樂我員。

出其闐闐，
有女如茶。
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
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 二章章六句

詩經語譯

她倒叫我快暢。

出這城門耍一耍，
女郎好得像茶花。
雖則好得像茶花，
我卻不會想她。
還是白衣絳服，
倒可和她歡洽。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田野裏有蔓草，
露珠溥溥地圓。
有個美麗人兒，
眉目清秀婉然。
不料邂逅相遇，
恰好如我心願。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 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有個美麗人兒，
婉然清秀眉目。
不料邂逅相遇，
和你一同快樂。

溱洧兩條水，
正淼淼呀。
一對對的男和女，

方秉簡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正拏蘭草呀。

女的說『看嗎？』

男的說『看過。』

『再往一看嗎？』

洧水之外，

真寬大又快樂。

呵，一對對的男和女，

他們正在戲謔，

相贈一枝芍藥。』

溱與洧，
瀏其清矣。
士與女，
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訐且樂。
維士與女，

詩經語譯

溱洧兩條水，
溜清清了。
一對對的男和女，
鬧沈沈了。
女的說『看嗎？』
男的說『看過。』
『再往一看嗎？』
洧水之外，
真寬大又快樂。
呵，一對對的男和女，

詩經語譯

伊其將譖，
贈之以勺藥。

他們大相戲謔，
相贈一枝芍藥。」

溱洧 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一 之 八

「鷄既鳴矣，

「鷄聲在叫了，

朝既盈矣。
匪鷄則鳴，
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
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

詩經語譯

「陽光在照了。」
「不是鷄在叫，
蒼蠅兒在鬧。」

「東方發亮了，
陽光很旺了。」
「不是東方發亮，
月亮兒發光。」

「黃昏時候蟲飛紛紛，

一〇九

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憎！

鷄鳴 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

遭我乎狹之間兮。

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儂兮。

我願和你同睡同夢。」

「會要歸來的了，

你該不把我恨！」

你敏捷夠呀，

遇著我在狹山的裏頭呀。

同路追趕兩隻三歲的獸呀。

對我作揖，說我聰敏透呀。

子之茂兮，

遭我乎獠之道兮。

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

遭我乎獠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詩經語譯

你真美秀呀，

遇著我在獠山的道路呀。

同路追趕兩隻雄的獸呀。

對我作揖，說我好身手呀。

你真高強呀，

遇著我在獠山之陽呀。

同路追趕兩隻狼呀。

對我作揖，說我善良呀。

二二一

還 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
充耳以素乎而，
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
充耳以青乎而，
尙之以瓊瑩乎而。

等我在門屏之間的闔呀，
耳瑱用那白色的象牙呀，
加上佩帶的寶石瓊華呀。

等我在門庭呀，
耳瑱用玉做的很青呀，
加上佩帶的寶石瓊瑩呀。

俟我於堂乎而，
充耳以黃乎而，
尙之以瓊英乎而。

著 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

詩經 語譯

等我在廳堂呀，
耳瑱用玉做的很黃呀，
加上佩帶的寶石瓊英呀。

東方有日光呀。
那漂亮的人兒，
在我臥房呀；

一一三

詩經語釋

在我室兮，
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

彼姝者子，
在我闔兮；
在我闔兮，
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 二章章五句

在我臥房呀？
跟我荒唐呀！

東方有月亮呀。

那漂亮的人兒，
在我門上呀；
在我門上呀，
跟我去逛呀！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

東方未晡，
顛倒裳衣。
倒之顛之，
自公令之！

詩經語譯

東方沒有發光，
顛倒穿上衣裳。
管牠顛顛倒倒，
公家叫我趕早！

東方沒有亮起，
顛倒穿上裳衣。
管牠倒倒顛顛，
公家有令難延！

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 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嵬，
雄狐綏綏。

折下柳枝圍著菜圃，
糊塗人不守這秩序。
不能分別日夜早晚，
不早就晚他也不顧！

那座南山高崔嵬，
上有雄狐兩相隨。

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
冠綏雙止。
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

詩經語譯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公主就從這路歸。
既然嫁歸魯國了，
怎麼又回齊國了？

葛布鞋兒有五對，
帽兒飄帶也成雙。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公主就用這路往。
既然用這路往嫁魯公了，

曷又從止？

蕤麻如之何？

衡從其畝。

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薪析如之何？

怎麼又要回頭從齊公了？

種麻怎麼樣？

橫橫直直把田耙。

娶妻怎麼樣？

那是一定告爹媽。

既然告過爹媽了，

怎麼又沒辦法了？

砍柴怎麼樣？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南山 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

詩經語譯

沒有斧頭就不能。

娶妻怎麼樣？

沒有媒妁就不成。

既然得到媒妁了，

怎麼又壞不過了？

舊說齊襄公淫乎其妹——魯桓公之妻，大夫

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不要開墾那大塊的荒田，

二二九

維莠驕驕。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桀桀。

無思遠人，

勞心怛怛！

婉兮變兮，

呵，那像禾苗的莠草挺高。

不要思念遠行的人，

因為叫你勞心心焦！

不要開墾那大塊的荒田，

呵，那像禾苗的莠草挺長。

不要思念遠行的人，

因為叫你勞心心傷！

看著幼稚活潑呀

總角非兮。
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甫田 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
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

詩經語譯

結上兩隻頭角呀。
不多幾時又相見呀，
突然戴上成人的帽兒『弁』呀！

獵狗的頸環響玲玲，
那個人兒漂亮又有好心。

獵狗的頸環，乃是子母環，

一一二

其人美且鬢。

盧重鋤，

其人美且偲。

盧令 二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那個人兒漂亮又頭髮好看。

獵狗的頸環，一環穿兩環，

那個人兒漂亮又鬚鬚好看。

捕魚的破篾簍在橋閘，

偏遇著大的魴魚草魚。

齊國女兒出嫁了，

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
其魚魴鱖，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
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

詩經語譯

隨從熱鬧如雲霧

捕魚的破篋簍在橋閘，
偏遇著大的鰻魚鱧魚。
齊國女兒出嫁了，
隨從多得如下雨。

捕魚的破篋簍在橋閘，
魚兒出入自由好擺尾。
齊國女兒出嫁了，

一一三

其從如水。

敝笱 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

簞芻朱籟。

魯道有蕩，

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

隨從不斷如流水。

趕著車兒薄薄的響聲，

竹簞轎車、紅皮的車篷。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國公主晚邊動身。

好得很呀黑的駟馬，

垂轡瀟瀟。

魯道有蕩，

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

行人彭彭。

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

詩經語釋

串串的韁繩呀垂下。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國公主和平閑雅。

好大的汶水呀湯湯，

好多的行人呀彭彭。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國公主逍遙而往。

好流的汶水呀滔滔，

二二五

行人儻儻。

好衆的行人呀儻儻。

魯道有蕩，

魯國的道路很平坦，

齊子遊敖。

齊國公主出遊逍遙。

載驅 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

呵呀康強呀，

頤而長兮。

高而長呀。

抑若揚兮，

頭額好方正呀，

美目揚兮。

目秀眉清呀。

巧絕踰兮，
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
美目清兮。
儀既成兮，
終日射侯，
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會跑動呀，
射箭就中呀。

呵呀，有名呀，
美目清明呀。
禮節已成呀。
整日打靶，
總把目的打中呀。
真算是我的外甥呀！

猗嗟變兮，
清揚婉兮。
舞則選兮，
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猗嗟 三章章六句

呵呀漂亮十足呀，
眉目婉然清秀呀。
歌舞就合節奏呀，
射箭就把目的穿透呀。
連射四箭，射中仍舊呀，
這樣的本領，平亂可够呀！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 一 之 九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要之襪之，
好人服之！

詩 經 語 譯

稀疏的葛布鞋，
怎麼可以踏寒霜？
嫩纖纖的女兒手，
怎麼可以縫衣裳？
縫好褲襖和衣領，
大人穿了不怕冷！

二二九

好人提提，
宛然左羣，
佩其象揅。
維是褊心，
是以爲刺！

葛屨 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
言采其莫。

大人走來舒舒服服，
很客氣的向左讓路，
佩著的髮簪象牙做。
只是他那樣的很心，
所以纔被人家罵够！

在那汾水的低溼之場，
便採莫菜做湯。

彼其之子，
美無度；
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
言采其桑。
彼其之子，
美如英；
美如英，
美如英，

詩經語譯

那樣一個人兒，
漂亮不可尺量。
漂亮不可尺量，
很不像是國君的車行。

在那汾水的一個地方，
便採養蠶的桑。
那樣一個人兒，
漂亮像一枝花。
漂亮像一枝花，
漂亮像一枝花，

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

言采其贄。

彼其之子，

美如玉；

美如玉，

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 三章章六句

很不像是國君的跟衛。

在那汾水的一個灣曲，

採的澤瀉又叫贄。

那樣一個人兒，

漂亮像一塊玉。

亮漂亮像一塊玉，

很不像是國君的宗族。

園有桃

其實之殺。

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

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

詩經語譯

果園裏種有桃，

桃子可以做殺。

我的心裏憂了，

只好奏唱歌謠。

不知道我的人，

說我『你也忒驕。

那個人不錯呀！

你說怎麼不好？』

我的心裏憂了，

一一三三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園有棘，

其實之食。

心之憂矣，

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罔極。

可有誰人知道？

可有誰人知道？

大概也不想到！

果園裏種有棘，

小棗子可以喫。

我的心裏憂了，

暫想去國遊歷。

不知道我的人，

說我『你也過激。』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園有桃 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

詩經語譯

那個人不錯呀，
你說怎麼不好？
我的心裏憂了，
可有誰人知道？
可有誰人知道？
大概也不想到了！

上那無草木的山岵呀，

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

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

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

眺望我家裏的老父呀。

父親說「可憐我的兒子，

行役當差、日夜不止。

希望你謹慎些兒呵，

還得回來、休要停滯！」

上那有草木的山岵呀，

眺望我家裏的老母呀。

母親說「可憐我的嫩細，

行役當差、日夜不睡。

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

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弟，

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

希望你謹慎些兒呵，
還得回來，休要拋棄！」

上那山岡呀，

眺望老兄呀。

阿兄說：「可憐我的弟弟，

行役當差，日夜一起。

希望你謹慎些兒呵，

還得回來，休要拚死！」

陟岵 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
桑者閑閑兮。
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
桑者泄泄兮。
行與子逝兮！

在這十畝之間呀，
採桑的人清閑呀。
我將和你同還呀！

在這十畝之外呀，
採桑的人愉快呀。
我將和你同去呀！

十畝之間 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廩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彼君子兮，

詩經語譯

坎坎地砍伐檀香呀，
把牠停放在河岸之上呀。
清清的河水又生細浪哪。
不耕種不收穫，
爲什麼拏得禾把子三百倉呀？
不出狩不打獵，
爲什麼看你院子掛有籮郎呀？
那些大人老爺呀，

一三九

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

寘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

可不白喫膏粱呀！

坎坎地砍伐車輻呀，

把牠停放在河水之側呀。

清清的河水又流的直哪。

不耕種不收穫，

爲什麼拏得禾把子三百億呀？

不出狩不打獵，

爲什麼看你院子掛大野物呀？

那些大人老爺呀，

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

實之河之澗兮，

河水清且淪漪。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

可不白喫享福呀！

坎坎地砍伐車輪呀，

把牠停放在河水之濱呀。

清清的河水又生小紋哪。

不耕種不收穫，

爲什麼拏得禾把子三百困呀？

不出狩不打獵，

爲什麼看你院子掛有鶉呀？

那些大人老爺呀，

不素殮兮。

伐檀 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

可不白喫乾薪呀！

大鼠呀你大鼠，
莫喫我種的黍。
三年養慣了你，
你不念我照顧。
我要離你去了，
往到那塊樂土。

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
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

詩經
語譯

往到那塊樂土，
纔得我的住所！

大鼠呀你大鼠，
莫喫我種的麥。
三年養慣了你，
你不念我恩德。
我要離你去了，
往到那個樂國。
往到那個樂國，

二四三

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
無食我苗。
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

纔得我的遇合！

大鼠呀你大鼠，
莫喫我種的苗。
三年養慣了你，
你不念我辛勞。
我要離你去了，
往到那個樂郊。
往到那個樂郊，
有誰去了長號！

碩鼠 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 一 之 十

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
今我不樂，

詩經語譯

蟋蟀兒在堂，
一歲便已殘暮。
如今我不快樂，

二四五

日月其除。

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

歲聿其逝。

今我不樂，

日月其邁。

光陰就要過去。

也莫過於享受，

想想所有的業務。

雖愛快樂莫荒唐，

好人兒眼光四顧！

蟋蟀兒在堂，

一歲便已消逝。

如今我不快樂。

光陰就不滯留。

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
好樂無荒，
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
今我不樂，
日月其慆。
無已大康，

詩經語譯

也莫過於享受，
想想所有的外敵。
雖愛快樂莫荒唐，
好人兒快起努力！

蟋蟀兒在堂，
勞動車也休歇。
如今我不快樂，
光陰好像過客。
也莫過於享受，

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
良士休休！

蟋蟀 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隰有楡。
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

想想所有的憂厄。
雖愛快樂莫荒唐，
好人兒從容自得！

山上有樹叫刺楡，
山下有樹叫大楡。
你有衣裳，
不拖不攏。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

山有栲，
隰有杻。

子有廷內，
弗洒弗埽。
子有鐘鼓，

詩經
語譯

你有車馬，
不馳不驅。
你有一天死了，
他人好不歡愉！

山上有樹叫栲，
山下有樹叫杻。

你有廳堂，
不洒不埽。
你有鐘鼓，

二四九

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

不打不敲。
你有一天死了，
他人好不富豪！

山上有樹叫漆，
山下有樹叫栗，
你有酒食，
怎麼不天天鼓瑟？
暫且這樣歡喜快樂，
暫且這樣度過長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山有樞 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
白石鑿鑿。
素衣朱襮，
從子于沃。
既見君子，

詩經語譯

你有一天死了，
他人公然入室！

這條流動的水，
白石鮮明鑿鑿。
穿的白衣紅領，
隨你往到曲沃。
見了那位君子，

二五一

云何不樂！

揚之水，

白石皓皓。

素衣朱繡，

從子于鵠。

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

揚之水，

說什麼不快樂！

這條流動的水，

白石潔白皓皓。

穿的白衣紅綃，

隨你往鵠邑跑。

見了那位君子，

還說什麼心焦！

這條流動的水，

白石粼粼。

我聞有命，

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 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

四句

白石清楚粼粼。

我聽了一段話，

不敢拏牠告人。

舊說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強盛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椒聊之實，

蕃衍盈升。

詩經語譯

椒聊結的子兒，

多得可以滿升。

二五三

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

椒聊且，

遠條且！

椒聊之實，

蕃衍盈匊。

彼其之子，

碩大且篤。

椒聊且，

那樣一個人兒，

偉大無與比倫。

椒聊呵，

有很長的枝條呵！

椒聊結的子兒，

多得可滿兩手。

那樣一個人兒，

偉大而且忠厚。

椒聊呵，

遠條且！

椒聊 二章章八句

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詩經語譯

有很長的枝條呵！

『正纏綿綿地捆束柴薪，
有三個星兒升在天東。
今夜是怎麼一夜？
見到了這良人！』
『你呵、你呵，
柰此良人何！』

二五五

綢繆束芻，
三星在隅。
今夕何夕，
見此邂逅！
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
三星在戶。

『正纏綿綿地捆束草菅，
有三個星兒在天一邊。
今夜是怎麼一夜？
這裏邂逅相見！』
『你呵、你呵，
柰此邂逅何！』

『正纏綿綿地捆束荆樹，
有三個星兒照在門戶。』

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
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

綢繆 三章章六句

有秋之杜，
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

詩經 語譯

今夜是怎麼一夜？
見到了這美婦！
「你呵，你呵，
柰此美婦何！」

這株獨生的棠梨，
牠的葉兒密密叢叢。
我獨自行走孤零零。

二五七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

胡不佞焉！

有杕之杜，

其葉菁菁。

獨行畏葸。

難道是沒有旁的人？

不如我同爸爸的弟兄！

可憐我流落的人，

怎麼不肯照顧呵！

一個人沒有兄弟，

怎麼不肯資助呵！

這株獨生的棠梨，

牠的葉兒密蔭蔭。

我獨自行走冷靜靜。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
胡不飲焉！

杕杜 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

詩經語譯

難道是沒有旁的人？
不如我同姓的好親近！
可憐我流落的人，
怎麼不肯照顧呵！
一個人沒有兄弟，
怎麼不肯資助呵！

羔皮袍子豹皮袖，

二五九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

維子之故！

羔裘豹褭，

自我人究究。

豈無他人？

維子之好！

羔裘 三章章四句

從我看來他安居。

難道是沒有他人？

只因爲了你的緣故！

羔皮袍子豹皮袖，

從我看來他講究。

難道是沒有他人？

只因爲了愛你已夠！

肅肅鵠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
曷其有所！

肅肅鵠翼，

詩經語譯

肅肅響的鵠雁的羽，
牠棲在叢生的櫟樹。
我努力王事沒工夫，
不能種自己的稷黍。
父母喫飯怎靠得住？
你遠悠悠的老天爺，
叫我怎麼有個居處！

肅肅響的鵠雁的翼，

二六一

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

肅肅搗行，

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

牠棲在叢生的棗棘。

我努力王事沒工夫，

不能種自己的黍稷。

父母有什麼東西喫？

你遠悠悠的老天爺，

叫我怎麼有個止息？

肅肅響的搗雁成行，

牠棲在那叢生的桑。

我努力王事沒工夫，

不能藝稻梁。

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鵠羽 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

詩經語譯

不能種自己的稻梁。

父母有什麼東西嘗？

你遠悠悠的老天爺，

叫我怎麼有如平常！

難道說衣數沒有七呀？

不如你的衣，

舒服而且吉利呀！

二六三

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煖兮！

無衣 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

生于道左。

彼君子兮，

難道說衣數沒有六呀？

不如你的衣，

舒服而且溫暖呀！

這株獨生的棠梨，

生在大路左邊地。

那位大人老爺呀，

曷肯適我。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
生于道周。
彼君子兮，
曷肯來遊。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詩經語譯

過路肯過我這裏。
你們心裏果對我憐恤，
何不給我殘羹剩飯喫！

這株獨生的棠梨，
生在大路的灣曲。
那位大人老爺呀，
過路肯來這裏遊。
你們心裏果對我憐恤，
何不給我殘羹剩飯喫？

二六五

有杕之杜 三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
薺蔓于野。
予美亡此，
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
薺蔓于域。

薺草生了蔓延野地，
葛藤生了蓋著荊樹。
我的愛人不在這裏，
有誰似我獨自居住！
葛藤生了蓋著棗樹，
薺草生了蔓延墓地。

予美亡此，
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夏之日，
冬之夜。

詩經
語譯

我的愛人不在這裏，
有誰似我獨自休息！

角枕兒發光呀，
綢被兒漂亮呀。

我的愛人不在這裏，
有誰似我獨自天亮！

夏季相思在長日，
冬季相思在長夜。

二六七

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

冬之夜，

夏之日。

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葛生 五章章四句

我願百歲之後，
歸到你的殯舍！

冬季相思在長夜，

夏季相思在長日。

我願百歲之後，
歸到你的壙室！

采苓采苓，
首陽之顛。
人之爲言，
苟亦無信。
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
胡得焉！

采苦采苦，

詩經語譯

採苓呀採苓，
首陽的高峯。
人家造謠言，
眞也不可信。
拋棄謠言，拋棄謠言，
眞也不可以牠爲然。
人家造謠言，
得到什麼、瞎談天！

採苦菜呀採苦菜，

二六九

首陽之下。

人之爲言，

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

胡得焉！

采葑采葑，

首陽之東。

首陽山的下面來。

人家造謠言，

真也不要保。

拋棄謠言，拋棄謠言，

真也不可以牠爲然。

人家造謠言，

得到什麼，瞎談天！

採蕪菁呀採蕪菁，

去到首陽山之東。

人之爲言，
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
胡得焉！

采芩 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語譯

人家造謠言，
真也不可從。
拋棄謠言、拋棄謠言，
真也不可以牠爲然。
人家造謠言，
得到什麼、瞎談天！

秦一之十一

有車鄰鄰，
有馬白顛。
未見君子，
寺人之令。

阪有漆，
隰有栗。

有車兒在隣隣地響，
有馬兒白頭叫的顛。
沒有看到這個君子，
叫門房把姓名報上。

高處的樹木有漆，
低處的樹木有栗。

既見君子，
並坐鼓瑟。
今者不樂，
逝者其臺！

阪有桑，
隰有楊。
既見君子，
並坐鼓簧。
今者不樂，

詩經 語譯

既然看到這個君子，
兩人同坐一起鼓瑟。
如今還不趕早快樂，
光陰一去就要衰臺！

高處的樹木有桑，
低處的樹木有楊。
既然看到這個君子，
兩人同坐一起鼓簧。
如今還不趕早快樂，

逝者其亡。

光陰一去就要死亡！

車鄰 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馱孔阜，
六轡在手。
公之媚子，
從公于狩。

鐵色駟馬很高大，
六道韁繩手拏下。
他是秦公寵愛兒，
隨公打獵把車駕。

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
公曰左之，
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
四馬旣閑。
輜車鸞鑣，
載獫狫驕。

詩經語譯

相陪射此應時獸，
應時獸類很肥大。
公說把箭向左射，
剛拋箭尾就捉拏。

一直遊獵到北苑，
四隻馬兒已熟練。
輕車鸞鈴馬口銜鑣，
載著獵犬、獫和狫驕。

駟鐵 三章章四句

小戎儻收，
五檠梁輈。
游環脅驅，
陰軛塗續。
文茵暢轂，
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小兵車只有淺淺的軛輿，
駕車用的梁輈五道花箍。
控制馬的皮帶，背有游環，腹有脅驅，
車前橫木的皮帶有鍍白銅的環兒。
有虎皮車褥，和長的車輪中心圓木，
駕著我的青黑色的花馬，白的左腳。
當我每每想念我的人兒，
他是那麼溫潤好像美玉。

在其板屋，
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
騏驎是中，
駟驪是驂。
龍盾之合，
鋈以饒鞞。
言念君子，

詩經語釋

想他住在西戎的那板屋，
這怎麼不擾亂我的心曲！

四匹牡馬很高大，
六道韁繩挽手下。
青馬紅馬在中央，
黃馬黑馬在兩旁。
覆合載著有龍文的盾，
有鍍白銅的穿韁繩的環。
當我每每想念我的人兒，

溫其在邑。

方何爲期？

胡然我念之！

賤駟孔羣，

去矛鋈鐔。

蒙伐有苑，

虎韞鏤膺。

交韞二弓，

竹閉緹滕。

他是那麼溫和在邊邑間。

將在什麼日子歸家？

我怎麼這樣想念他！

帶著薄金甲的駟馬有好幾羣，

三鋒矛靠柄有圓錘形的銅鐔。

有羽毛覆蓋的中盾裝飾成文，

有虎皮的弓套和馬胸帶鏤金。

相交放在弓套裏的是兩把弓，

竹製的槲弓的弓秘彌上了繩。

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
秩秩德音。

小戎 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
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

詩經語譯

當我每每想念我的人兒，
便睡也不是，起來也不成。
靜默默的喲我的良人，
他很智慧的有好聲名。

蘆茅葉蒼蒼，
白露已成霜。
據說那個人，

二七九

在水一方。

邇洄從之，

道阻且長。

邇游從之，

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

所謂伊人，

在水之湄。

在水的某方。

逆流去找他，

路隔又路太長。

順流去找他，

好像是在水中央。

蘆茅葉翻翻，

白露還未乾。

據說那個人，

在水的邊灣。

溯洄從之，
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

詩經語譯

逆流去找他，
路隔又路難攀。
順流去找他，
好像是在水中灘。

蘆茅葉稠稠，
白露還未收。
據說那個人，
在水的邊頭。
逆流去找他，

道阻且右。

逶迤從之，

宛在水中沚。

蒹葭 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路隔又路向右。

順流去找他，

好像是在水中洲。

終南山有什麼？

有梅樹、有山楸。

一位大人到了，

他穿綢衣狐裘。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容顏像塗丹硃，
他該是國王否？

終南山有什麼？

有杞樹、有甘棠。

一位闢人到了，

他穿彩衣繡裳。

佩玉響的鏘鏘。

祝他長壽，莫忘！

終南 三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

止于棘。

誰從穆公？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飛飛飛的小黃鳥，

牠正落在棗棘。

誰跟著穆公活埋？

子車氏的奄息。

呵，這位奄息，

他可和百個人匹敵！

他到穆公的墓穴，

不免抖抖的顫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桑。

誰從穆公？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詩經語譯

那青青的天哪，
死絕我們的好人！
假如可以贖出呀，
願給一百個人身！

飛飛飛的小黃鳥，

牠正落在桑上。

誰跟著穆公活埋？

子車氏的仲行。

呵，這位仲行，

二八五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楚。

他可比得百個人上！

他到穆公的墓穴，

不免抖抖的顫慄。

那青青的天哪，

死絕我們的好人！

假如可以贖出呀，

願給一百個人身！

飛飛飛的小黃鳥，

牠正落在荆樹。

誰從穆公？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詩經 譯

誰跟著穆公活埋？
子車氏的鍼虎。
呵，這位鍼虎，
他可抵得百個人住！
他到穆公的墓穴，
不免抖抖的顫慄。
那青青的天哪，
死絕我們的好人！
假如可以贖出呀，
願給一百個人身！

黃鳥 三章章十二句

顛彼晨風，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

有隻快飛的叫晨風的鷦，
飛到了那鬱密密的北林。
只看不見我的人兒，
心裏憂悶著實難禁。
奈何、奈何？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
鳥。見左傳文公六年。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
隰有六駘。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

詩經
語譯

他忘記我的地方真多！

山裏有叢生的柞櫟，
草地有雜色的馬匹。
只看不見我的人兒，
心裏憂悶沒有樂趣。
奈何、奈何？
他忘記我的地方真多！

山裏有叢生的郁李，

二八九

隰有樹檖。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晨風 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草地有栽種的山梨。
只看不見我的人兒，
心裏憂悶像有醉意。
奈何、奈何？
他忘記我的地方真多！

難道說沒有衣，
和你同穿戰袍。

王于興師，
脩我戈矛，
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
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
脩我矛戟，
與子偕作。

詩經語譯

國王正在調兵，
脩好我的戈矛，
和你同做軍曹。

難道說沒有衣？
和你同穿裏衣。
國王正在調兵，
修好我的矛戟，
和你同時並起。

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

無衣 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

難道說沒有衣？
和你同穿衣裳。
國王正在調兵，
修好我的刀槍，
和你同路而往。

我送舅氏，
說是送到渭陽。

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

渭陽 二章章四句

詩經語譯

用什麼贈他？
車兒大馬兒黃。

我送舅氏，
我悠悠的相思。
用什麼贈他？
有玉佩和寶石。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于嗟乎，

不承權輿，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

于嗟乎，

他對於我呀，

給我住著大房子真寬大。

如今每每喫的不夠沒剩下。

呵呀呀，

不比當初莫把當初話！

他對於我呀，

每每給我四大盆喫不下。

如今每每喫的不飽嫌肚大。」

呵呀呀，

不承權輿！

不比當初莫把當初話！

權輿 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一之十二

子之湯兮，
宛丘之上兮。

~~~~~  
你的放蕩呀，  
在宛丘之上呀。

詩經語釋

二九五

洵有情兮，  
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  
無冬無夏，  
值其鸞羽。

坎其擊缶，  
宛丘之道。

真算有情呀，  
可是無望呀！

坎坎地敲著鼓，  
在宛丘的低處。  
沒有冬也沒有夏，  
拿著白鸞羽旗起舞。

坎坎地擊著缶，  
在宛丘的道路。

無冬無夏，  
值其鷺翹。

宛丘 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  
宛丘之栩。  
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

詩經語譯

沒有冬也沒有夏，  
拿著白鷺翹旌舞蹈。

東門的白榆，  
宛丘的柞樹。  
子仲氏的女兒，  
在這樹下跳舞。

二九七

穀旦于差，  
南方之原。  
不績其麻，  
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  
越以騫邁。  
視爾如蒞，  
貽我握椒！

選擇了頂好的一天，  
到南方的一個平原。  
她耐不住績她的麻，  
在這墟市跳舞耍耍。

有頂好的一天就往，  
於是去過了好幾趟。  
我看你好像是粉紅的荆葵花，  
你可贈給我芬芳的椒香一把！

東門之枌 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  
泌之洋洋，  
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  
豈其娶妻，  
必河之魴？

詩經 誦 譯

在橫木門的下面，  
可以居住暫棲身。  
喝清淡的泉水，  
可以捱餓窮開心。

難道我們要喫魚，  
一定要黃河的魴？  
難道我們要討老婆，  
一定要黃河的魴？

二九九

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

必河之鯉？

豈其娶妻，

必宋之子？

衡門 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

一定要齊國的孟姜？

難道我們要喫魚，

一定要黃河的鯉？

難道我們要討老婆，

一定要宋國的女子？

在東門的那個池裏，

可以漚麻。

彼美淑姬，

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

彼美淑姬，

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

詩經語譯

可以浸漚新割的麻。

那漂亮的少奶奶，

可以和她的相會唱歌？

在東門的那個池裏，

可以浸漚新割的紵。

那漂亮的少奶奶，

可以和她的相會笑語？

在東門的那個池裏，

三〇二

可以漚菅。

彼美淑姬，

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 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牁。

昏以爲期，

明星煌煌！

可以浸漚新割的菅。

那漂亮的少奶奶哟，

可以和她相會一言？

看那東門的水楊，

牠的葉兒興旺旺。

本來約定是黃昏，

如今啟明星光亮亮！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  
昏以爲期，  
明星晳晳。

東門之楊 三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

詩經釋

看那東門的水楊，  
牠的葉兒密點點。  
本來約定是黃昏，  
如今啓明星光閃閃。

墓門有小桑樹，  
拏斧頭去劈牠。

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  
知而不及，  
誰咎然矣。

墓門有梅，  
有鶉萃止。  
夫也不良，  
歌以訊之。  
訊予不願，

那個人兒不好，  
國人都知悉他。  
知悉而不救止，  
原來老早如此！

墓門有大梅樹，  
貓頭鷹正棲下。  
那個人兒不好，  
唱個歌兒告他。  
告了他也不理我，

顛倒思予！

墓門 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邛有旨苕。  
誰侮予美？  
心焉忉忉。

中唐有璧，

詩經語譯

狼狽不堪纔記我！

防邑有鵲巢，  
邛丘有苕草。  
是誰騙我愛？  
叫我心裏焦！

廳堂鋪地塲，

三〇五

邛有旨鷓。

誰侑予美，

心焉惕惕。

防有鵠巢 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邛丘生綬草。

是誰騙我愛？

叫我心裏惱！

月亮兒光耀呀。

美人兒真俏呀，

她緩步姿態很嬌呀。

我卻勞心好焦呀！

月出皓兮。

佼人憫兮，

舒憂受兮。

勞心穰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天紹兮。

勞心慘兮！

詩經語釋

月亮兒白漂呀。

美人兒真妙呀，

她緩步從容得好呀。

我却勞心好惱呀！

月亮兒在照呀。

美人兒真好呀，

她緩步曲線很妙呀。

我却勞心好躁呀！

三〇七

月出 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

從夏南。

匪適株林，

從夏南！

駕我乘馬，

說于株野。

爲甚往株林？

爲了從夏南。

不是往株林，

爲了從夏南！

我駕著車馬，

休息在株野。

乘我乘駒，  
朝食于株。

株林 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

詩經語譯

我乘著小駒，  
午餐要到株。

舊說此爲刺陳靈公之詩。靈公淫乎夏姬，  
——陳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馳驅而  
往，朝夕不休息焉。

在那個湖水的隄旁，  
有菖蒲和開了的荷花。  
這個美麗的人兒，

三〇九

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

有蒲與簡。

有美一人，

碩大且卷。

寤寐無爲，

中心消瘴！

恁般悲傷怎麼辦法？

只是睡了什麼不管，

眼淚鼻涕好像雨下！

在那個湖水的隄旁，

有萑蒲和芬芳的蘭草。

這個美麗的人兒，

身材高大又性情好。

只是睡了什麼不管，

她的心裏恁般煩惱！

彼澤之陂，  
有蒲萑蒼。  
有美一人，  
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  
輾轉伏枕！

澤陂 三章章六句

---

在那個湖水的隄旁，  
有萑蒲和未開的荷花。  
這個美麗的人兒，  
身材高大又很閒雅。  
只是睡了什麼不管，  
翻來覆去靠枕不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一之十三

羔裘逍遙，

狐裘以朝。

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

羔裘韜韜，

穿了羔裘逍逍遙遙，

穿了狐裘好把君朝。

難道我不想你？

叫我心裏煩勞！

穿了羔裘來來往往，

狐裘在堂。

豈不爾思？

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

羔裘 三章章四句

詩經語釋

穿了狐裘來在公堂。

難道我不想你？

叫我心裏憂傷！

羔裘光滑如油膏，

太陽一出光照耀。

難道我不想你？

叫我心裏動跳！

三二三

庶見素冠兮，  
棘人欒欒兮，  
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  
我心傷悲兮，  
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韉兮，

幸而看見白帽呀，  
那個忙人瘦小呀，  
叫我勞心不了呀！

幸而看見白衣呀，  
我的心裏傷悲呀，  
暫且和你同歸呀！

幸而看見白皮裹腿的韉呀，

我心蘊結兮，  
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 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  
猗儺其枝。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詩經語譯

我的心裏憂愁好像閉結呀，  
暫且和你同心如一呀！

低溼之地有羊桃，  
生著好柔弱的枝。  
又細嫩呀又光滑，  
你好快樂啲，你無知識！

三一五

隰有萋楚，

猗儺其華。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

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低溼之地有羊桃，

開著好柔弱的花。

又細嫩呀又光滑，

你好快樂啲，你無室家！

低溼之地有羊桃，

結著好柔弱的實。

又細嫩呀又光滑，

你好快樂啲，你無室家！

隰有萋楚 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  
匪車嘌兮。  
顧瞻周道，

詩經·語譯

不是大風起了呀，  
不是車兒急了呀。  
瞧瞧這到周朝的道路，  
我的心裏憂傷極了呀！

不是大風飄飄呀，  
不是車兒搖搖呀。  
瞧瞧這到周朝的道路，

三二七

中心弔兮！

我的心裏不免傷弔呀！

誰能烹魚？

有誰能夠煮魚？

漑之釜鬻。

我就替他把鍋兒洗。

誰將西歸？

有誰將要西歸？

懷之好音！

想他給我些好消息！

匪風 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蜉蝣之羽，  
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

詩經語釋

---

好像短命的蜉蝣那翅膀，  
他穿上的衣裳漂漂亮亮。  
我的心裏憂傷極了，  
可憐我有何處好往！

好像短命的蜉蝣那羽翼，  
他穿上的衣裳彩彩色色。

心之憂矣，  
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  
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蜉蝣 三章章四句

我的心裏憂傷極了，  
可憐我有何處休歇！

短命的蜉蝣原容身在土窟，  
他穿上像雪白的夏布衣服。  
我的心裏憂傷極了，  
可憐我有何處歸宿！

彼候人兮，  
何戈與祲。  
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維鷁在梁，  
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  
不稱其服！

---

那路上迎送賓客的候人，  
只有戈和長矛在肩頭擱。  
像那個模樣的一種人兒，  
紅皮裹腿坐高車三百個！

只有淘河鳥在水裏石闌，  
可以不至沾濕牠的翅膀。  
像那個模樣的一種人兒，  
真是够不上穿那種衣裳！

維鷦在梁，  
不濡其喙。  
彼其之子，  
不遂其媿！

蒼兮蔚兮，  
南山朝躋。  
婉兮孌兮，  
季女斯飢！

只有淘河鳥在水裏石間，  
可以不至沾濕牠的尖嘴。  
像那個模樣的一種人兒，  
真是太不成待遇那樣美！

是層層疊疊的呀，  
大清早上南山的雲起。  
是細細嫩嫩的呀，  
他們只怕姨太太餓死！

候人 四章章四句

鵙鳩在桑，  
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鵙鳩在桑，

詩經語譯

齊說此爲刺曹共公之詩。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亦帶乘軒，受大夫之禮遇者至三百人。

有鳥在桑名鵙鳩，  
一樣用心養子七。  
凡是好人與君子，  
他講道德心如一；  
他講道德心如一，  
良心堅固如凝結！

有鳥在桑名鵙鳩，

三三三

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

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

鵙鳩在桑，

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牠有兒子在梅樹。

凡是好人與君子，

他有大帶素絲做；

他有大帶素絲做，

黑帽用皮不用布。

有鳥在桑名鵙鳩，

牠有兒子在棗棘。

凡是好人與君子，

他講道德不差忒；

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鴈鳩在桑，  
其子在榛。  
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  
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他講道德不差忒，  
可做侯伯掌四國！

有鳥在桑名鴈鳩，  
牠有兒子在栗榛。  
凡是好人與君子，  
可做侯伯管國人；  
可做侯伯管國人，  
怎麼不祝他萬年！

詩經語釋

鵙鳩 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  
浸彼苞蘆。  
隳我寤歎，  
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  
浸彼苞蕭。  
隳我寤歎，

那條冷清清的流泉，  
浸著那叢生的蘆葦。  
可憐我醒覺了歎息，  
想念那偉大的周王！

那條冷清清的流泉，  
浸著那叢生的萩蒿。  
可憐我醒覺了歎息，

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

浸彼苞菁。

愴我寤歎，

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

陰雨膏之。

四國有王，

詩經語譯

想念那偉大的周朝！

那條冷清清的流泉，

浸著那種菁草的根。

可憐我醒覺了歎息，

想念那偉大的民衆！

暢茂好看的黍苗，

因有陰雨去潤澆。

諸侯有努力王事，

三二七

邠伯勞之。

就有邠伯去慰勞。

下泉 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句

豳一之十五

七月流火，

七月裏黃昏大火星移下朝西，

九月授衣。

一之日饘發，

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田峻至喜！

詩經語釋

九月天氣漸冷要給我們寒衣。

十一月的時候有寒風在刮，

十二月的時候有寒氣入骨。

我們沒有好衣也沒粗服，

看這年尾兒將怎麼了局？

正月的時候要修理耕田器具，

二月的時候提起腳來把工做。

我和老婆兒子同路，

到那南畝送飯而去；

勸農的官兒前來吃飯頂舒服！

三二九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  
采芣苢。

七月裏黃昏大火星移下朝西，  
九月天氣漸冷要給我們寒衣。  
直到仲春時節便算豔陽，  
有叫著的黃鸝又名離黃。  
一個採桑女子擎著深筐，  
她沿著那一條小路而往，  
於是找到了嫩柔柔的桑。  
春天日子漸漸地長起來，  
她採著的白蒿有一大堆。

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  
蠶月條桑，  
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

詩經語譯

這個女郎心裏不免傷悲，  
她恐怕被擄和公子同歸！

七月裏黃昏大火星移下朝西，  
八月裏做蠶箔的蘆葦準備齊。  
直到養蠶的月季要一枝枝的桑，  
拏出那些斧頭不管柄孔的圓方，  
就用斧頭去砍伐桑枝棄短揀長；  
採葉不要枝條的就止那些嫩桑。  
七月裏可有伯勞鳥兒叫唧唧，

三三一

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四月秀蓂，  
五月鳴蜩。  
八月其穫，  
十月隕穽。  
一之日于貉。

八月裏絲事已完就把麻來績。  
不績麻的就要染絲成黑成黃，  
我們有染成的紅絲大放絲光，  
就揀這種好絲做公子的衣裳！

四月裏有長得青秀秀的蓂草，  
五月裏有蟬兒叫著知了知了。  
八月裏大家就在忙著收穫，  
十月裏草木的葉子又枯落。  
十一月的時候就去獵狐貉。

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

載纘武功，

言私其縱，

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鷄振羽。

七月在野，

詩經語譯

拏得那些狐狸的皮毛，  
獻給公子們好做長袍。

十二月的時候大家就會同，

又趁便繼續練習田獵武功。

歲把的小野豬就歸我們私有，

揀三四歲的大野豬獻給于公。

五月裏這蟲兒叫斯螽纔動兩股，

六月裏叫莎鷄能夠飛動牠的羽。

七月裏這蟲兒還是在田野，

三三三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

塞向墜戶。

嗟我婦子，

日爲改歲，

入此室處。

八月裏這蟲兒怕冷在屋宇，

九月裏這蟲兒又逃在門戶。

十月裏這蟲兒纔叫做蟋蟀，

牠已經躲入我的牀底潛伏。

把鼠洞通通填塞還會把鼠熏，

塞住朝北的窗子又泥住門縫。

可憐我們的老婆兒子，

說是要準備過此殘冬，

都躲進屋裏不敢出門。

六月食鬱及奠，  
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

九月叔且。

采荼薪樗，

詩經語譯

六月裏可喫到郁李和山葡萄，  
七月裏有葵菜和豆子好烹調。

八月裏棗子成熟了就去撲棗，

十月裏稻子成熟了把牠割好。

就在這個時節釀春酒，

拏牠獻給主人祝長壽。

七月裏有西瓜可以生喫，

八月裏摘斷瓠瓜好鹽漬，

九月裏拾起麻子做羹汁。

採了苦菜又砍臭椿做柴燒？

三三五

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

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穆，

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士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

給我們農民喫的可真糟糕！

九月裏築禾場在菜圃，

十月裏把禾稼納領主：

小米高粱不論後熟先熟，

及一切收穫初禾麻麥豆。

可憐是我們這些農民，

我們的禾稼已經聚攏，

還得上主人屋子做工。

白晝你得去弄好草茅，

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一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

詩經語譯

夜裏你就得搓繩絞綯。  
趕快修理主人的房屋，  
因為要開始播種百穀。

十二月的時候鑿取冰塊兒響沖沖，  
正月的時候把牠放入藏冰室凌陰。  
二月的時候就選擇一個早朝，  
先用羔羊韭菜開冰獻祭寢廟。  
九月裏已經結了冷肅肅的霜，  
十月裏農事已畢就掃除禾場。

三三七

朋酒斯饗，  
日殺羔羊。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七月 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  
既取我子，

領主們你一樽我一樽的對飲，  
說是下酒沒好菜須得殺羔羊。  
可憐農民們只好跑上那公堂，  
舉起那種貴重的酒器牛角缸，  
敬祝享福的領主們萬壽無疆！

鴟鴞鴟鴞！  
你已掠奪了我的兒子，

無毀我室。

恩斯勤斯，

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

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可不要毀壞我的住室。

費了許多恩愛殷勤，

養個兒子真可憐恤！

趁著天氣不雨不陰，

好剝取那桑樹的根，

紐結我的窗子和門。

如今你們下面的人，

或許還敢侵害我們！

予手拮据，  
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  
予口卒瘁，  
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  
予尾條條。  
予室翹翹，  
風雨所漂搖。

我的手兒病得不活動，  
我假如要把苔茅來弄，  
我假如要把材料聚攏，  
我的嘴巴也終於叫得痛，  
因為我的室家沒有安穩！

我的羽毛已稀少，  
我的尾巴也破了。  
我的住室真糟糕，  
在風吹雨打裏飄搖。

予維音嘒嘒！

鷓鴣 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

詩經 語譯

我只合叫得聲音慘嘒嘒！

我們自到東山，  
好久好久沒歸。  
我們從東方動身，  
就落下細雨濛濛。  
我們雖說快從東方而歸，  
我的心兒早已西向而悲。

三四一

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

製好那種平常衣服，

不再從事行陣銜枚。

那蠕蠕爬動的大青蟲，

久在種著桑樹的田野。

那一團團獨睡的將士，

也好久睡在兵車之下！

我們自到東山，

好久好久沒歸。

我們從東方動身，

零雨其濛。  
果贏之實，  
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叮嚀鹿場，  
熠燿宵行。  
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詩經語譯

就落下細雨濛濛。  
王瓜似的果贏結的實，  
也就已經蔓延到屋宇。  
房裏有像竈鷄的伊威，  
長腳喜蛛結網在門戶。  
屋旁隙地是鹿的散步之場，  
又有鬼火在夜裏流動發光。  
想起這樣的景象並不可怕呀，  
因為家鄉在我的心裏牽掛呀！

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鸛鳴于垤，  
婦嘆于室。  
洒掃穹窒，  
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  
烝在栗薪。

---

我們自到東山，  
好久好久不歸。  
我們從東方動身，  
就落下細雨濛濛。  
鸛雀叫了在蟻居的垤，  
女人歎息在她的住室。  
她一面洒掃填塞鼠穴，  
一面歎我的行人將至。  
有結成一團團的苦瓜，  
在栗樹的薪柴上蔓延。

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  
惛惛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

詩經 語釋

自從我不看見這景象，  
到于今恰恰有了三年！

我們自到東山，  
好久好久不歸。  
我們從東方動身，  
落下了細雨濛濛。  
有黃鶯兒在那裏飛翔，  
鮮明發亮的牠的翅膀。  
這個女郎出嫁，

皇駮其馬。

親結其纜，

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東山 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

馬兒有赤有黃。

她的母親替她結好蓋頭紅帕，

還教她十來種做新婦的禮節。

我們有新婦的固然很好，

原有老婆的又怎樣喜悅！

舊說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我們的斧頭既然破了，

斧頭樣的斨又有缺損。

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  
又缺我錡。  
周公東征，  
四國是吡。  
哀我人斯，

詩經語譯

周公這次東征，  
四國因此匡正。  
可憐我們人兒，  
也算很有大功！

既破了我們的斧兒，  
又缺了鑿一類的錡。  
周公這次東下，  
四國因此感化。  
可憐我們人兒，

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  
又缺我鍬。  
周公東征，  
四國是遄。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

破斧 三章章六句

也算是很好罷！

既破了我們的斧頭，  
又缺了鑿一類的鍬。  
周公這次東征，  
四國因此安定。  
可憐我們人兒，  
也算很是欣幸！

舊說此爲東征之士美周公之詩。

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

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

我遘之子，

籩豆有踐。

詩經  
語譯

砍伐斧柄如何？

沒有斧頭不能。

討個老婆如何？

沒有媒人不成。

砍伐斧柄斧柄，

法子本來直捷。

我見這個人兒，

籩饌擺成行列。

三四九

伐柯 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

鱗魴。

我覯之子，

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

舊說此爲東人美周公之詩。

九罭網裏的魚，

有鱗有魴。

我遇見的這人兒

他穿袞衣繡裳。

鴻鴈飛來沿著小洲。

我公歸去住處沒有，

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

公歸不復，

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

無以我公歸兮！

無使我心悲兮！

詩經語譯

且在你處兩晚勾留！

鴻鴈飛來沿著河岸。

我公歸去一去不返，

且在你處住兩三晚！

是以你處有人穿袞衣呀！

莫給我公西歸呀！

莫使我心傷悲呀！

三五

九罭 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六句

舊說此亦東人美周公之詩。蓋周公居東，成王將迎周公，東人爲賦此詩。

狼跋其胡，

老狼下巴礙前進，

載蹇其尾。

又有尾巴礙後退。

公孫碩膚，

周公遜讓亦大佳，

赤烏几几！

足登紅鞋頗氣概！

狼蹇其尾，

老狼尾巴礙後退，

載跋其胡。

又有下巴礙前進。

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

狼跋 二章章四句

周公遜讓亦大佳，  
永保美名沒毛病。

舊說此爲周大夫美周公之詩。周公攝政，  
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  
其不失令譽。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詩經語譯

三五四

詩經語譯卷上終

## 附錄

### 瞎子斷匾

有甲乙兩個人都患着近視眼的毛病，却各自誇說自己的目力好，爭論不決。

恰好村子裏有一個富翁，準備在明天懸一塊匾在他的門首。兩個人就約定次日同到富翁那裏讀匾上的字，好測驗誰的目力強。

可是他們兩個人都恐怕自己看不見。甲就預先在晚上差人到富翁家裏探聽了匾上是寫的幾個什麼字。不料乙也差人去了，並且探聽匾旁寫的幾個小字。

第二天到了，甲乙同去。甲先用手指著門上道：『大字某某。』乙也用手指著門上

道：『小字某某。』

甲不信，乙能夠看見匾旁小字，只好請主人出來，指著門上問道：『乙所說的匾旁小字對不對呢？』

主人說道：『誤倒不誤，但今天還早，匾並沒有懸掛，門上空虛無物，我不知道兩君指著門上說的什麼！』

這一個故事見於崔述考信錄提要，崔氏舉出這個老笑話來說明他所以要考信錄的緣故。

新史學家的權威者，顧頡剛先生，以為從前學人的瞎說，有比這個近視眼的笑話還要胡鬧的，他把這種情形加上一個題目，叫做『瞎子斷匾』。

顧先生做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瞎子斷匾的一例——靜女』。他以為詩經那風靜女一篇本是情詩，却被漢儒說得莫名其妙，毛傳鄭箋衛序都無是處。他說：

我們現在抨擊漢代的經學，並不是要自命不凡，標新立異，也不是爲時勢所趨，疑經蔑古，卽成通人。實因我們有眼睛而他們沒有眼睛，我們有理性而他們沒有理性，所以他們可以盲目盲心的隨意亂斷，而我們不能如此。

但是我們是宅心平恕的，我們不願意盡量地責斥他們，我們深知道他們所處的時代是『通經致用』的時代，是以『三百篇當諫書』的時代，所以他們的說詩的宗旨總要委曲宛轉地說到君主的身上。所以有了『彤管』就是女史，有了『靜女』就是賢妃，有了城隍就是自防，有了『牧蕘』就是祭祀，他們說經的大目的，只是給君主以警誡勸導。我們現在罵他們穿鑿附會，他們九原有知，亦當首肯，然而這原是他們的苦心呵！

願先生還把靜女這篇詩譯成白話。

詩經語譯 附錄

四

幽靜的女子美好呵，

她在城角裏等候著我。

我愛她，但見不到（或尋不見）她，

使得我搔著頭，好沒主意。

幽靜的女子柔婉呵，

她送給我硃漆的管子。

這個硃漆的管子好光亮，

我真是歡喜你（指管）的美麗。

從野裏帶回來的萋草，

實在的好看而且特別。

但這原不是你（指萋）的好呵，

好只好在是美人送給我的。

自從顧先生發表了他這篇文章以後，引起了劉大白劉復諸位關於靜女的討論。而且靜女一篇的譯文連卷耳集裏的一首，怕在十首以上罷。究竟是誰譯的對呢？

『瞎子斷篇』我也參加一個。我把靜女原文和我的試譯對照寫出如下：

那個閨女好漂亮，  
心裏雖愛看不見，

約我等候城牆旁。  
搔著頭皮沒主張，

那個閨女好美麗，  
這枝紅筆紅東東，

她贈我一枝紅筆。  
我歡喜你如美人。

從野外採回的嫩草，  
不是你這嫩草美麗，

真是又美麗又奇巧。  
美人相贈纔是珍寶，

詩經語譯 附錄

六

靜女其姝，

俟我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蹰。

靜女其變，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煇，

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

洵美且異。

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僅僅靜女一篇，討論的文章將近十萬字，還沒有定論，翻譯至於十種，還沒有定譯，可見詩經解釋之難，和翻譯之難了！

(原載社會月報第二期)

## 談『卷耳集』

最初試譯詩經的是郭沫若先生。他一共譯了四十首，編爲卷耳集。

卷耳是他譯的第一首，原詩四章，每章四句。他却譯成六章，論到句數怕在五十句以上罷。他說：

我譯述的方法，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我譯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譯詩定要限於直譯。

對的，卷耳一首就是郭先生『譯得非常自由』的第一個嘗試了。因此我們讀了，並不覺得他是在翻譯，倒覺得這是他的一篇創作，好不好，那是又當別論的。

我以為卷耳集裏譯得最好的一首是邶風新臺。舊說以為衛宣公爲他的兒子做娶妻，聽說這女子很美，他就布置了一個結婚的禮堂——新臺，想自己娶了她，國人不贊成，就作了這首諷刺詩。郭先生的譯文道：

黃河呀，淚漫漫，

河上的新臺空自燦爛。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漢。

黃河呀，淚滔滔，

河上的新臺空自光耀。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老。

駕起網來想打魚，

誰知打得一網雁鵝！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癡駝！

這是郭先生比較近於直譯些的一首，原文遼條爲不能俯之疾，他譯爲鳩胸，真是對極了。成施爲不能仰之疾，他譯爲癡駝，也算不錯；可是爲什麼不譯爲龜背？「鳩胸龜背」是我們常常看得見的一種醜惡難看的病呀。

我想于最近把詩經全部譯完，對於郭先生的新臺一首，幾乎叫我擱筆生出陸機文賦裏所說「怵他人之我先」的感想。郭先生又說：

我想不怕就是孔子復生，他定也要說出「啓予者沫若也」的一句話。

倘若郭先生不曾犯着一般無恥文人的誇大狂，那麼，他譯的新臺一首纔勉強夠得他這麼說。

現在，我把拙譯卷耳新臺兩首錄在下面，並將原文對照，實在這兩首詩本不好譯，

好像是戴石臼跳加官，費力不好看的。

新臺

一

新臺結婚真漂亮，

黃河之水浩蕩蕩。

本想找個小白臉，

却找到難看的鳩胸相！

二

新臺結婚高又高，

黃河之水流滔滔。

本想找個小白臉，

原文

新臺有泚，

河水瀾瀾。

燕婉之求，

籟條不鮮！

新臺有洒，

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

却找到有病的鳩胸老！

三

張起網來想捉魚，

偏偏捉到一隻雁。

本想找個小白臉，

不料得到這個龜背漢！

卷耳

一

採採卷耳菜，

半籃還不夠。

可憐我想他，

籩簋不殄！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原文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詩經語譯附錄

放籃在大路。

寘彼周行。

二

『想登那個石堆，

馬兒病得太疲敝。

權且篩滿這金杯，

我想免得長憂慮！』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盃，

維以不永懷！』

三

『想登那個高岡，

馬兒病得黑變黃，

權且篩滿牛角缸，

我想免得長憂傷！』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四

「要登那個小的石山了，

我的馬兒累得不堪了！

我的僕人提脚爲難了！

叫我怎麼遠望鄉關了？」

「陟彼俎矣，

我馬瘡矣！

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吁一作吁）

（原載華美第一期）

## 小星與東方未明

提起「小星」兩字人家就會以爲說的姨太太。原來這典故出在詩經。毛詩召南  
小星篇小序道：

詩經語譯 附錄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這是漢學家對於小星篇的一個解釋。宋學家也不會跳過漢學家這條詩說的範圍，所以朱子詩經集傳裏說：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新的國學家胡適之先生却很大膽地別創一個新解。他在談談詩經一文裡說：

「嗚彼小星」一詩是寫妓女生活的最古記載。我們試看老殘遊記，可見黃河流域的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我們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知道她爲的何事了。

胡先生這一說，自然新穎可喜。不過原文「夙夜在公」一語作何解釋？似乎他沒

有想到。難道當時的妓女要不論日夜的爲公家當差，支配階級還要措賣淫女子的油麼？

如今我也有一個解釋：

這篇詩是寫當時人民爲公家行役當差的生活，或者是寫低級的公務人員的生活。試譯如下：

一

那微光的小星，

有三五個在東。

嚴肅的黑夜也得出行，

不論早和晚都要在公；

實在是命運和人不同！

二

那微光的小星，

有兩個叫參昴。

詩經語譯 附錄

有想到。難道當時的妓女要不論日夜的爲公家當差，支配階級還要措賣淫女子的油麼？

如今我也有一個解釋：

這篇詩是寫當時人民爲公家行役當差的生活，或者是寫低級的公務人員的生活。試譯如下：

一

那微光的小星，

有三五個在東。

嚴肅的黑夜也得出行，

不論早和晚都要在公；

實在是命運和人不同！

二

那微光的小星，

有兩個叫參昴。

詩經語譯 附錄

二

東方沒有亮起，

顛倒穿上袞衣。

管牠倒倒顛顛，

公家有令難延！

東方未晞，

顛倒袞衣。

倒之顛之，

自公令之！

三

折下柳枝圍着菜圃，

糊塗人不守這秩序。

不能分別日夜早晚，

不早就晚他也不顧！

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據毛詩小序說：「東方未晞，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焉。」這個解釋大致是對的。朱子集傳也採這一說。可是我不懂小星那篇正和這篇詩同一性質，何以詩序獨釋爲夫人惠及賤妾之詩？只因前人有這麼一個誤解，於是後人就大家公認「小星」爲姨太太的一個代詞了。

（原載申報自由談，一九三四，六月）

## 氓之蚩蚩（譯文並序）

國風百六十篇，從卷耳集到詩經情詩今譯會爲今人用白話詩譯出的約六十篇。我費了一個月多的工夫，纔把國風完全譯出。自然，其中有好幾篇幾乎沒有法子可譯的，我也勉強把牠譯出，那是因爲求個完全的緣故。還有新臺一篇，郭沫若先生的譯文太好，幾乎叫我擱筆。又氓之蚩蚩一篇，論語第十六期載著陸鳴秋先生的譯文極好，也

叫我不敢下筆。既不能全錄，郭陸兩先生的譯文，只好重譯出來，管不得嘸哈道理。不過，我想將來倘有人肯用工夫全譯詩經，認爲其中有一二篇經我譯過的，他也不免有擱筆的感歎，那就是我這次全譯詩經最大的收穫了！雖然，我這種希望怕是在幻想以上的罷。

閑話少說，且看我譯的氓之蚩蚩一詩：

(一)

流氓蠢蚩蚩，

氓之蚩蚩，

拿錢來買絲，

抱布買絲，

不是來買絲，

匪來買絲，

來找我計謀。

來卽我謀。

送你渡淇水，

送你涉淇，

詩經語譯 附錄

詩經  
語譯  
附錄

一直到頓上。

不是我爽約，

奈你沒良媒。

請你莫生氣，

秋天約個期。

(二)

爬登那壞牆。

去望我情郎。

望不見情郎，

兩眼淚汪汪。

見著我情郎，

至于頓上。

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

秋以爲期。

乘彼墮垣，

以望復關。

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

便笑一場。

我爲你占卦，

兆頭說不妨。

拿你車子來，

搬我嫁時妝。

(三)

桑樹沒枯落，

葉兒活潑潑。

呵呀你斑鳩！

桑子莫說甜。

呵呀女兒們！

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

以爾車來，

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

無食桑葚。

于嗟女兮！

詩經語譯

附錄

詩經語譯附錄

漢子莫歪纏。  
漢子纏女人，  
還可信口說，  
女人纏漢子，  
有口開不得！

(四)

桑樹枯落了，  
葉兒片片黃，  
自從我嫁你，  
多年喫糟糠，  
淇水滾湯湯，

無與士耽。  
士之耽兮，  
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  
自我徂爾，  
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

車帷濕兩旁。

我一心愛你，

你倒變心腸。

你也做得出，

三反又四覆！

(五)

多年做你妻，

治家不怕勞，

早起又遲睡，

並不止一朝。

我已順從你，

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

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

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

詩經  
附錄

你倒逞凶暴！

至于暴矣！

我兄弟不知，

兄弟不知，

他們開口笑！

咥其笑矣！

暗地獨思量，

靜言思之，

自己氣得跳！

躬自悼之！

(六)

想跟你偕老，

及爾偕老，

老了叫我怨！

老使我怨！

淇水還有岸，

淇則有岸，

池子還有邊！

隰則有畔。

結髮成歡愛，

總角之宴，

說笑極安然。

發誓本明白，

不想你欺騙；

欺騙想不得，

算了何須說！

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 起興詩的一例——桃夭

什麼叫做『起興詩？』

原來毛詩大序說過『詩有六義』的話，詩經除了分爲風雅頌三類以外，還分爲賦比興，這是詩的作法。毛公作傳，註明『興也』二字的，凡一百十六篇，却不會註明比

詩經語譯 附錄

二五

(原載華美第四期)

賦，孔穎達作疏，說這是因爲「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的緣故。直到朱熹作詩經集傳，纔在每章的末尾註明「興也」、「賦也」、「比也」，或是「賦而比也」、「比而興也」、「賦而興又比也」等語。

「起興詩」就是毛公朱子註明「興也」的一種詩。

不過，毛公以爲「興也」的，朱子又以爲比，或者以爲賦，究竟我們相信誰的好呢？其實興的定義，從來說詩的不一致，不僅毛朱兩家有不同的地方，而且毛公註明「興也」也不會說明所以然。只有朱子對於賦比興三項都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

賦比兩項比較明白，只興一項叫人難懂。如今就把桃夭一篇做例罷。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好苗條的桃枝，  
開着紅灼灼的花。  
你這出嫁的姑娘，  
和順你的室家！

桃之夭夭，  
有實其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家室！

好苗條的桃枝，  
結着串串的果實。  
你這出嫁的姑娘，  
和順你的家室！

桃之夭夭，

好苗條的桃枝，

詩經語譯

附錄

其葉藜藜。

葉兒正密密叢叢。

之子于歸，

你這出嫁的姑娘，

宜其家人！

和順你的家人！

桃夭這篇，毛公說是『興也』，朱子也說是『興也』，應該是『起興詩』了，然而也有不以他們的說法爲然的。日人元貞公幹在九經談裏說道：

毛公朱晦菴以桃夭爲興，是其不知比興之明驗也。桃之夭夫，灼灼其華，比女子之少好，鑠其顏色，是比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直言實事，是賦也。是賦比合體，而上下不相喚應，則非所謂興者也。詩中此例極多，而晦菴概以爲興，則其義之難解，既斷爲無義之興，詩辭比興，豈有無義者乎？予嘗言王注出而易滅，朱傳行而詩燼，高明者當知予言之不妄也……

桃夭這篇東西究竟是賦，是比，還是興，恐怕元貞公幹自己也弄不明白。只因他咬定興

兼賦比，上下意義連貫，否認無義之興，所以他就不得不反對朱子之說了。

但站在朱子這方面而說，朱子解釋桃夭這篇，還是以爲上下文意義有連貫的。他說：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

依照朱子的意思，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是說婚姻的時候有什麼景物，下文之子子歸，宜其家室，纔說到婚姻。這樣說來，這簡直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只能叫做賦，爲什麼要叫做興呢？

老實說，我是承認『起興詩』只是利用本地風光，借物起興，或是爲了陪襯趁韻，得個起勢，以便引起下文，却不一定要和下文有十分關聯的。這在我們讀過三百篇裏所謂『興也』的詩，就會覺得朱子所說『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並不怎麼錯誤。

頃讀周作人先生談龍集裏的揚鞭集序，覺得周先生解釋『起興詩』解釋桃夭篇，這真算是一種新穎的見解，錄在這裏，以備參考。他說：

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所謂『興』，最有意思，用新名詞來講，或可以說是象徵。讓我說一句陳腐話，象徵是詩的最新的寫法，但也是最舊，在中國也『古已有之』。我們上觀國風，下察民謠，便可知中國的詩多用興體，較賦與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詩，既未必是將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開時，或是種桃子的家裏有女兒出嫁。實在只因桃花的濃艷的氣分與婚姻有點共通的地方，所以用來起興。但起興云者並不是陪襯，乃是在發表正意，不過用別一說法罷了。

倘若我們根據周先生這種見解，去讀三百篇裏所謂『興也』的詩，想來幫助我們領

會原詩之處一定不少。不過我們用這見解去讀目前中國新詩人摹倣來路貨的象徵詩，恐怕還是懂不了許多，然而這却不能寫在周先生提倡象徵詩的賬上，我想。

（原載中華日報副刊，一九三四七月）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 |                 |                |                    |          |              |         |               |       |           |
|-----------------|----------------|--------------------|----------|--------------|---------|---------------|-------|-----------|
| 人類行動之社會學        | 基爾特社會主義        | 獨裁制研究              | 我國佃農經濟狀況 | 西原借款真相       | 揭破日本的陰謀 | 日本併吞滿蒙論       | 革命的外交 | 平均地權初步之商榷 |
| 長谷川萬次郎著<br>阮有秋譯 | 北澤新太郎著<br>余叔奎譯 | Max Radin著<br>胡慶官譯 | 劉大鈞著     | 田主計著<br>田德柏譯 | 田德柏著    | 細野繁勝著<br>王慕琴譯 | 周鯉生著  | 向紹軒著      |
| 三元              | 三角             | 七角                 | 四角五分     | 三角五分         | 八角      | 一元            | 九角    | 五角        |

# 最新詳註戲考

劉菊禪編

## 第一冊 平劇總論

定價 大洋伍角

內容：一，新舊戲言圖說；二，論平劇之來源；三，論平劇之音韻；四，論平劇之身段；五，論平劇之鑼經；六，論平劇之術語；七，戲目。總論平劇一切，無微不至。

## 第二冊 全部李陵碑

定價 大洋貳角

詳注鑼經，身段音韻，凡劇中一切常識，無不應有盡有，極便學者。誠為海內唯一精良完備之善本。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最近十年 中國政治史 李劍農著 三元三角

最近十年 中國文學史 陳炳堃著 一元五角

最近十年 中國教育史 陳翊林著 二元二角

最近十年 中國外交史 劉彥著 一元

最近十年 中國軍事史 文公直著 四元五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                                  |               |                         |                  |                   |                   |             |                    |                     |
|----------------------------------|---------------|-------------------------|------------------|-------------------|-------------------|-------------|--------------------|---------------------|
| 世界<br><small>主義</small><br>經濟之現勢 | 銀行<br>新論      | 貨幣<br>新論                | 財政<br>改造         | 財政<br>學新論         | 家庭<br>經濟新論        | 經濟<br>學常識   | 經濟<br>學新論          | 經濟<br>學史            |
| 余九<br>叔崗<br>重<br>奎<br>譯著         | 陸宗<br>實<br>編譯 | 郭葉<br>作<br>真<br>丹<br>合著 | 衛<br>挺<br>生<br>著 | 李<br>祚<br>輝<br>譯著 | 馬<br>揚<br>鏞<br>譯著 | 謝<br>彬<br>著 | 曾安<br>部<br>毅<br>譯著 | 小川<br>市<br>太郎<br>譯著 |
| 二角五分                             | 七角            | 九角                      | 七角               | 九角                | 三角                | 四角五分        | 六角                 | 九角                  |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           |                 |      |
|-----------|-----------------|------|
| 最近十年的歐洲   | 胡慶賢 著<br>胡慶賢 譯  | 二元四角 |
| 歐洲政治史     | 今井登志 著<br>高希聖 譯 | 四角五分 |
| 歐美日本的政黨   | 彭學沛 著           | 一元六角 |
| 西洋文化史     | 劉炳榮 著           | 八角   |
| 英國費邊協會發達史 | 川原次吉 著<br>李經恒 譯 | 二角五分 |
| 產業革命史     | 上田貞次 著<br>劉致香 譯 | 二角   |
| 印度史       | 劉炳榮 著           | 四角   |
|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 李作華 編           | 五角   |
| 現代政治思想    | 徐慶譽 著           | 四角五分 |

42

詩經語譯卷上

三、二初版

陳子展著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有所樣版〕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寧壽里十一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東段八十八號門牌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一二四十五號

